

續遊地獄記

卷

天主降生一千九百四十一年

續遊地獄記  
二卷

山東濟南教區楊主教准

## 續遊地獄記卷二 目錄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廿七回 | 富雲升全家樂·····   | 一  |
| 第廿八回 | 富家營起修天主堂····· | 二  |
| 第廿九回 | 二盜歸化·····     | 五  |
| 第三十回 | 王雙贈馬猛虎攔路····· | 一一 |
| 第卅一回 | 富家營五義聚會·····  | 一七 |
| 第卅二回 | 紅棗煮酒論真教·····  | 二〇 |
| 第卅三回 | 賀聖堂全莊奉教·····  | 二八 |
| 第卅四回 | 慶元宵客舍失盜·····  | 二九 |
| 第卅五回 | 放燈火二次失盜·····  | 三二 |
| 第卅六回 | 盜玉獅和尚被擒·····  | 三四 |
| 第卅七回 | 以德報怨釋放二僧····· | 三六 |

續遊地獄記卷二：目錄

二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卅八回  | 模範訓話寬赦仇人 | 四〇  |
| 第卅九回  | 宴叢林老僧歸化  | 四五  |
| 第四十回  | 恨假神羅英打標  | 五二  |
| 第四十一回 | 後場圓衆僧演武  | 五九  |
| 第四十二回 | 奪金鐲老僧取勝  | 六五  |
| 第四十三回 | 後場圓老僧又演武 | 六九  |
| 第四十四回 | 演習神武救世寶書 | 七三  |
| 第四十五回 | 衆英雄演武    | 八三  |
| 第四十六回 | 模範論佛關異端  | 八九  |
| 第四十七回 | 老僧倒拔垂楊柳  | 九七  |
| 第四十八回 | 劉文魁問道入教  | 一〇三 |
| 第四十九回 | 劉文魁訪問真教  | 一〇九 |
| 第五十回  | 瘟疫盛行     | 一一三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五十一回 | 潘金蓮遊地獄·····  | 一一七 |
| 第五十二回 | 二香婆坐監受刑····· | 一一九 |
| 第五十三回 | 二香婆墜落深坑····· | 一二三 |
| 第五十四回 | 黑大漢推車·····   | 一三〇 |
| 第五十五回 | 二香婆又墜深坑····· | 一三三 |
| 第五十六回 | 硫磺湖七婦落水····· | 一四〇 |
| 第五十七回 | 硫磺湖七婦受刑····· | 一四三 |
| 第五十八回 | 十字坡模範打店····· | 一四八 |
| 第五十九回 | 滾水橋二丑取潔····· | 一五四 |
| 第六十回  | 滾水橋天神講道····· | 一五九 |

# 續遊地獄記 卷二

## 第二十七回 富雲升全家樂

上回書說的是富洪用鑷頭把那佛打成了好幾塊。正在忙亂之際，忽從外邊搬進一件東西來，把衆人嚇了一驚，仔細一看，却是一個牛筐，原來是李成搬進去的，就說道，還不把這些泥塊抬出去，還待等什麼呢，所以衆人把那些土塊，裝入牛筐內，李成同富洪抬出去，棄入牛棚裏去了，於是富雲升全家棄絕了異端，專心恭敬天主，用心學習經言問答，不到一年，經言問答，全學會了，於是閤家上胡家莊求領洗，神父准了，給他們領了洗，模範當的代父，秀英當的代母，富雲升名若瑟，陳太太名瑪利亞，富洪保祿，富蓮瑪爾大，合家領洗，合



家喜樂，衆人都來慶賀，神父分付將二公子伯亞明抱出來，交給員外太太，太太接過去，喜的兩眼流淚，歡喜無比，員外，富洪，富蓮，都喜的沒法，大衆都來慶賀，說是員外今日全家領洗，今日又全家團圓，這是天主的大恩典，這是一個大喜事，我們應當慶賀，於是擺了大席，慶賀他一家，請員外太太坐了上座，富蓮在右，富洪在左，衆人兩邊相陪，於是旨酒嘉穀，山珍海錯，獻酬交作，觥籌交錯，誠盛筵也，正在賓客交歡之時，忽見太太哇的一聲，兩眼流淚，衆人皆驚，不知所爲何事，下回便見。

## 第二十八回 富家營起修天主堂

且說衆人大張筵席，慶賀員外一家人，正在賓主交歡之際，太太忽然

落淚，放聲悲泣，衆人皆驚，請問其故，答曰，育嬰堂那個小女嬰，在我手中，養了半載，後來離我而去，如今我很想他，多時不見了，故此落淚，模範起身說道，此事容易，我爲介紹，太太收此小女爲義女，抱去喂養如何，太太答道，若如此，深感先生之恩了，模範立時去見神父，說明此意，神父說，如今他全家奉教，全家領洗了，即將此小女送他，有何妨礙，即使人到育嬰堂抱此小女，送到筵前，交給太太，太太一見，喜的流淚。衆人無不大喜，太太一手抱伯亞明二公子，一手抱此小女孩，喜的顏開眉舞，員外也大喜，衆人無不喜，都慶賀員外全家領洗，全家團圓，這真是全家樂咧，衆人喜的歡呼暢飲，盡歡而散。

看看天色過午，已到申時，員外全家見了神父，給神父磕頭，謝神父



一切恩惠，然後歡歡喜喜回富家營去了，自此員外熱心事主，又勸手下傭工之人入教，他們很歡喜，也都情願入教，上下共有一百餘口，模範教他們經言問答，領他們早晚念經，真是一個好光景咧，一日模範向員外說道，現今教友多了，地方窄狹，應當另修大堂，以便誦經恭敬天主，員外說，很好，我有一個西園子，有十畝地大小，我捐上這個園子修堂，一切花費都算我的，模範說，很好，即上胡家莊見了神父，稟報一切，求示堂樣子，神父甚喜，畫了一個堂樣，模範拿着堂樣子，回了富家營，治辦材料，僱上匠人，就動開工了，只見木匠們鑄鑿鋸斧鏹，叮叮噹噹，窰匠們磨磚磨瓦，鏗鏗鏘鏘，上下匠人共有一千餘個，人多好做活，不出三月，堂已修起，又修一個鐘樓，又修一溜北屋，共四十餘間，也有客舍，也有書房，也有臥室，也有廚

房，無不全備，但見堂高五丈，巍巍峨峨，樓高八丈，上出雲霄，一溜北房，釘頭磷磷，瓦縫參差，好不壯觀，從此聖教廣揚矣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九回 二盜歸化

且說富家營的大堂，是自五月起首動工，至八月十五告成，定於九月二十五日，諸聖瞻禮日，慶賀落成，胡家莊張神父寫信給平遙縣劉神父，請他前來賀堂，劉神父接了信，遂動身向洪銅縣而去，走了兩天，到了一個漫窪，兩邊都有樹林，此時天色已晚，前不把村，後不把店，神父心中畏懼，恐有歹人，即拿出念珠來，爲煉獄靈魂念經，求他保護，待不多時，忽從林中出來兩個响馬，手提利刃，要斷刼神

父，相隔不遠，才待下手，忽聽號筒之聲，猛抬頭看，見後面來了官兵大隊人馬，明盔亮甲，撲奔前來，二盜嚇的躲入樹林，不敢出來，只眼瞧着，看見大隊人馬，護擁神父一齊過去，二盜甚是驚訝，想必這是大人，不知因何公事，從此經過，二人又不死心，遂追尾其後，要看其究竟，至半夜神父到了一個大鎮店，遂入店打錢，正在吃飯，二盜進來與神父請安，並問大人從何而來，往那裏去，爲何帶着許多官兵，神父答道，是我自己行路，並沒帶着官兵，我也不是官長，我是一個教士，兩個盜賊不信，說道，我們親眼見來，在某處見大人帶着隊伍過來，神父說，真是我沒帶兵，不過那時我爲煉獄靈魂念經，求他們保護我來，二位响馬驚訝說，是神兵耶，我看先生不是凡人，還會遣天兵天將咧，先生說煉獄靈魂，但不知這煉獄靈魂何解。

神父說，地球之內，有三大獄，一是地獄，二是煉獄，三是嬰孩獄，地獄是永遠的，裡邊滿滿是火，人大罪，死後即下地獄，永遠受苦，世上國家有監牢，爲罰那些犯法的人，天主也造了地獄，爲罰那些作惡的人，煉獄是有頭的，是爲罰小罪的，人有小罪，死後即下煉獄，裡邊也是火，但是有頭，罪罰滿了，即能出來升天，但是靈魂在煉獄裏受苦，也是很重的，我們能相幫他們，就是爲他們念經，滅他們的煉苦，我們相幫他們，他們也相幫我們，你們剛才見的那些兵馬，就是煉獄靈魂，三是嬰孩獄，即是未開知識的小孩子，若不得領洗死了，不能升天，即下嬰孩獄，在那裏不能享福，也沒有什麼苦，至於大人若是不得領洗，死後即下地獄，在那裏永遠受苦，再無出頭之日。兩個响馬聽了神父言語，甚覺動心，彼此的說道，這件買賣做

不得了，你沒聽見先生說麼，犯罪作惡，死後還得下地獄咧，又向神父說，什麼法子可以免地獄呢？神父說，要免地獄，該入天主教，領洗赦罪，就能免了地獄，得升天堂，二人說道，我們也能入教麼，神父說，也能入教，二人說道，我們斷道劫財，作了些不法之事，還能入教麼，神父說，大海無邊，回頭是岸，知過必改，能成聖賢，你們若入教，日後領洗時，把你們的罪都赦了，二人歡喜道，既然這樣，我們決意入教了，先生你不要棄嫌，我們拜你爲師傅，請你老人家上座，我們徒兒兩個要下拜了，說着說着跪倒地下，磕下頭去，拜了四大拜，神父將他們扶起來，說道，折煞二位了，他二人說道，這是應該，以後還得老師費心咧，神父說，那是自然，三人心中甚喜，遂又要了一棹酒席，三人對座而飲，飲酒中間，神父問道，沒問二位尊姓

大名，二人答道，師傅不必這樣稱呼，徒兒兩個，一個叫魏善，一個叫馬五，自幼好習槍刀，十八般武藝無不精通，自父母去世，家業凋零，因此入了綠林，東蕩西奔，沒有定處，今日尋見師傅，才有依靠了，聽師傅講的大道，我們甚是佩服，自今要棄邪歸正，不再作那些買賣了。

神父說，很好，那些舊買賣，萬萬不可做了，到底還有一件新買賣，要你們用心做咧，二人問，什麼新買賣，神父說，就是念經恭敬天主，這是救靈魂的買賣，你若把這件買賣做好了，死後永遠享福，豈不是好麼，二人說，謹尊大教，三人開懷暢飲，直飲到三更天氣，才就寢睡覺，第二天早起，打起包裹，二人問神父說，還沒問師傅往何處去呢，神父說，要上洪銅縣，富家營，賀聖堂去，二人說，我們兩

個保護師傅前去，神父說，很好，於是支了飯錢，背起包裹，出了店門，直撲洪銅縣大路而去，一路上神父講道理，給他們聽，說道，人生一輩子，是走路，走什麼路呢，就是走死的道路，往那裏去呢，就是往死裏去，就是解說，人活一天，隔死近一天，活一月，隔死近一月，活一年，隔死近一年，活一時，隔死近一時，後來有一日，必定有個死，誰也不能逃脫，死後有個天堂，地獄，善人升天堂，惡人下地獄，這就是人的結果，可不該怕麼，看來人生是行路，天堂才是本家鄉咧，神父講的滔滔不絕，二人聽得津津有味，看看天色正午，經過一座大林，忽從林中，竄出十餘匹馬來，上邊坐着強人，前邊爲首的拿着彈弓。大聲喊道，留下買路錢，放您過去，不然，留下首級，魏善，馬五，見光景不好，拔出刀來，就去對敵，不知勝負如何，且

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三十回 王雙贈馬猛虎攔路

且說那爲首的，手拿彈弓，高聲叫道，留下買路錢，放您過去，不然留下首級，魏善，馬五，大怒，抽出刀來，上前迎敵，只見那人一彈弓打來，魏善把刀一擎，噹啷一聲，把鉛彈打在地下，那人又放一彈，又被魏善打落在地，那人拉滿弓，盡上力量，又打一彈來，又被魏善播落在地，那人大驚道，遇見朋友了，住手住手，遂問道。你姓甚名誰，魏善說道，老爺坐不更名，行不改姓，我姓魏名善的便是，那人忽然跳下馬來，捧手說道，久聞大名，怪不得這樣好武藝，真是名不虛傳，適才小弟多有沖撞，望祈恕罪，魏善見他如此謙言。亦即



說道，好說好說，敢問寨主高姓大名，那人說道，我叫王雙，自幼學習拳棒，後來入了綠林，一張彈弓，打遍天下未遇敵手，方才被吾兄打落三個鉛彈，足知吾兄武藝過人，不知吾兄現今要往何處去呢。

魏善答道，那一位是我的師傅，那一位是我的同伴，我們三人，要上洪銅縣富家營去，此時神父同馬五過來，也與王雙見了面，王雙說道，天色正午了，請三位到山寨用飯再走，請看正東那不是臥虎山麼，山寨就在上邊，請三位挪步吧，魏善說道，初次相交，不敢攪擾，王雙說道，那裏話來，若不棄嫌，就是賞我臉了，於是備了三匹馬，叫神父，魏善，馬五，各人騎坐，一同上臥虎山去了，到山有十里地，一轡即到，到了山上，入了山門，進了大殿，推神父上座，魏善馬五左右兩邊相陪，王雙下首相陪，先獻茶，後上一桌酒席，四人

對坐飲酒，王雙說道，方才倉猝之間，還沒問二位上姓大名咧，魏善說道，這一位是我們的劉師傅，那一位是我的同伴，叫馬五，王雙又使了禮，遂問神父說，劉師傅何處人氏呢，神父答道，說起家鄉，可就遠了，到有九萬里地，我是西洋人咧，王雙驚訝道，如此遙遠，到中國有何貴幹，神父說，我來是爲做買賣，王雙問道，賣的什麼貨物，是人蔘，是木耳，是絲棉，是綢緞呢，寶號開設在那裏呢，神父說，皆都不是，我的買賣，不是求財求利，也不開張鋪戶，我的買賣，是傳真道，教人恭敬真神咧。

王雙說道，中國的神不少，何用師傅遠來費心，又指着正面上那個泥態說道，這也是一位神，敬他還不行麼，神父抬頭一看，見是關公塑像，遂說道，這可不是神，不過是一個人耳，三國中五虎大將之一

耳，劉備託他鎮守荊州，孔明教他東和孫權，北拒曹操，他驕傲自大，不聽孔明的話，失了荊州，失了國家的土地，是後漢一罪人耳，焉得謂之神呢。

王雙說道，關公義氣深重，非他人可比，故此說他是神，神父答道，關公義氣，稱他是忠臣，稱他賢良可也，稱他爲神則不可，當徐州失散，土山被困，邀約三事，暫附曹操，此其一短耳，若張飛處此，必不附曹，寧殺身成仁草，張飛義氣，豈在關公之下麼，若說關公是神，也當說張飛是神，且趙雲，馬超，黃忠，皆是義氣之人也，都成了神麼，神太多了，豈不可笑，這不是人造的麼，且宋朝時有大五義，小五義，皆是義氣深重，赤心肝胆之人，你也說他都是神麼，必不能吧。

且忠臣義士，烈女孝子，何代靡有，後人立像，欲使人觸目驚心，效法他爲國盡忠，守節行孝耳，這是正意，無奈世人不察，演習成風，遂拿他當神，豈不大錯，這一席話，說的王雙閉口無言，呆了半天，又說道，老師說的令人佩服，但是真神是那一位呢，我們該當敬誰呢，神父答道，真神是天主，人當恭敬他，因天主是造天地，造神人，造萬物的真主宰，天地萬物，都是從天主來的，人吃的用的，都是從天主來的，都是天主的恩惠，所以人當恭敬天主，報天主的恩。王雙說道，我們當响馬的，也能入天主教麼，神父說，能因天主教，是至聖至公，無論什麼人，都能入教，當响馬的真心洗手，也能入天主教，從前秦淑寶，程咬金，李績，都是响馬，後來棄邪歸正，保了大唐，成了忠臣，留名至今，大海無邊，回頭是岸，道在人爲耳，有

何不可，你若願意，就能入天主教，魏善馬五接口說道，我二人也當過响馬，如今才入了教，劉師傅收下我們，王兄你也入教吧。

王雙說道，如此說來，我就要拜師傅了，說着說着，磕下頭去，拜了四拜，站起身來，又向魏善馬五作揖，二人也回了禮，遂又落坐飲酒，神父說道，如今咱們是一家人了，四人開懷暢飲，不覺月上樹梢，酒飯一罷，各自安寢，一夜無話。

第二天神父要走，王雙也要跟去，遂將山寨，交於他兄弟王良掌管，又牽出四匹馬來，他四人各上馬，下了山，直撲洪銅大道而去，走到已牌時候，到了一個山嶺之下，忽然嶺邊跑出一隻猛虎，攔住去路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一回 富家營五義聚會

且說劉神父一行人衆，四匹馬，到了一座嶺下，遇見一隻猛虎，擋道攔路，四人大驚不敢前行，王雙說，不要害怕，看我殺此大蟲，遂拈滿弓，一彈打去，正打在老虎頭上，打的那老虎，在地下打一滾，直站起來就走，王雙拈滿弓，又發一彈，把那老虎打倒在地，到近前一看，却是一個人，身披虎皮，倒在地下，王雙大怒，說道，你這廝假粧老虎，斷絕行人，不知害了多少性命，我今把你殺了，爲這一方除一大害，遂拔出刀來，向那人砍去，那人哎喲一聲，說道，殺我是殺三條性命，王雙說，這話怎講，那人說，我家有七十三歲老母，又有七十五歲老父，都靠我吃飯咧，今年年成不好，無法餬口，才想出這

條計來，且又是頭一遭，求你老人家饒我一命，我好回家孝敬父母呢，他這一哀告，說的王雙軟了手，刀不下落，就問神父說，劉師傅你看該怎麼安排他，劉神父說，聽他說話，是個孝子咧，你饒了他吧，王雙把他踢一脚，說道，你去吧，那人還要那張虎皮，王雙說這虎皮你該留下，若是拿去，你還能做這買賣，再來害人，所以不能給你，你快滾吧，那人抱頭鼠遁而去。

四人四匹馬過了嶺，到一村鎮，打了錢，又起行，日落西山，到了富家營，張神父已先在富家營了，領衆教友接將出來，二位神父見面，彼此歡喜，攜手而入，到了客舍，二位神父落座，衆教友都來問安，魏善，馬五，王雙，拜見張神父，又見了富雲升，劉神父說，他們三個人，都是新入教，就將路上所遇之事，述說一遍，大衆皆喜，張神

父說，你們走路困乏了，去歇息罷，模範過來，將他三人請到西廂房內，落座吃茶，彼此通了姓名，魏善說道，我們都是新入教，不懂規矩，望先生指教，模範說，好說好說，忽進來員外，與陳生高，與三人談話，各通了姓名，擺上酒席，直吃到月上樹梢，天色已晚，各人睡去，一夜無話，次日早起，望了彌撒，出堂吃飯，仍是模範，陳生高，陪他三人一桌。

早晨起來，前邊大門才一啓開，就進來一面生不熟之人，往裏就闖，守門的擋他，被他一推，推倒地下，又上來了五六個傭工人擋他，不讓他往裏走，那人兩手一張，把衆人都打倒地下，又上來了十餘個家人，拿着傢伙，前來敵他，故此吵嚷，此時陳生高，在西廂房內吃飯，聽見了，出來探視，見衆人躺在地下，被那人打倒了，心中大



怒，就從家人手內，奪了一口刀，向那人劈去，那人也從家人手內，奪了一桿槍，向陳生高劄來，他兩個就交了手，你一刀我一槍，戰了十餘回合，不分勝敗，此時魏善，馬五，王雙，也來瞧看，見他二人刀法槍法，都是精通，暗暗稱奇，遂後模範來到，忽大聲說道，您二人不要動手，不是外人，都是自家，二人這才住手，不知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二回 紅棗煮酒論真教

且說他二人正在酣戰之際，被胡模範喊了一聲，他二人才住手，那人一看胡模範，說道，大哥你好麼，我來找你咧，原來此人是胡模範的同學，念書甚是魯笨，常常挨打，因此棄文就武，學了一身工

夫，常在外邊保標，他姓田，名叫田光，模範說，兄弟你這是從那裡來，田光說，才從北京回來，昨日到胡家莊訪你，你不在家，聽說你在這裡，因此來這裡找你，模範說，很好，遂攜手而入，到了西院客舍，獻茶獻酒，有陳生高魏善等四人相陪，各通了姓名，遂開懷暢飲，各叙自己生平之事，因道義相同，甚是投機，模範說道，宋朝時，有大五義，小五義，汝等五人，何不結義成爲兄弟呢，五人答說甚好，遂論年齒，推魏善第一，馬五第二，王雙第三，陳生高第四，田光第五，模範領他們進了堂，給天主磕了頭，出來說道，自今以後，你們五人爲兄弟了，也不用別的禮道，給天主磕了頭，就算了，五人甚喜，自此以後，即彼此兄弟相稱。

且說富家營的大堂，自八月十五竣工，這個信息傳將出去，四方來觀

者，日日有之，自魏善等五人結盟，已是八月下旬了，一日來了一個劉舉人，前來參觀，先遞片子，上寫劉智遠拜，模範出來迎接，請他到了客舍，略吃茶歇息，即領他周圍觀看大堂，他誇不絕口，說是名不虛傳，這真算是開眼，又邀他入一涼亭上，有石桌石凳，此時八月下旬，棗色正紅，遂摘紅棗一盤，暖美酒一壺，二人對坐飲酒談話，模範說，老先生高壽了，劉智遠答道，虛度七十歲了，模範說，爵一齒一德一，這三條老先生都有了，真正可喜，劉智遠答道，謬承過獎了，敢問先生年庚幾何，學道幾年了，模範說，虛度五十歲，學道已三十年了，劉智遠說，很好很好，現今修的這教堂，甚是美麗，院落甚是幽雅，先生在此參禪打坐，修真養性，真是好事，道則高矣美矣，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，模範說，道不遠人，人之爲

道而遠人，如今天下教門甚多，紛紛不一，不知那真那假，請先生爲我言之，劉智遠說，我不知曉，模範固請，劉智遠言曰，儒教何如，可稱真教麼。模範答曰，儒有君子儒小人儒，君子儒在乎恭敬上帝，誠意正心，省身克己，大雅篇曰，小心翼翼，昭事上帝，四書上說，獲罪於天無所禱也，曾子曰，吾日三省吾身，孟子曰，吾之不遇魯侯天也，如文武周公孔孟顏曾皆是恭敬天主，皆算真儒，自秦始皇焚書以後，中國書籍不全，後來念書的，只管詩詞歌賦文章而已，籍以求取功名，此皆小人之儒，非真儒也，若論真儒，還是天主教，才稱得起是真儒咧，因天主教，恭敬天主，卽文王昭事上帝也，上帝即天主也，孔子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亦是恭敬天主也，由此看來，古之儒教，與天主教相合，今之儒教，不過有名無實，不算真儒，不算真教

了。

劉智遠曰，道教何如，可稱真教麼，模範答曰，道教不算真教，因老子不是真神，其教焉能爲真教呢，按綱鑑史記，老子生於周朝周定王年間，生在河南歸德府，姓李名聃，爲周朝記事之官，與孔子同時，孔子曾問禮於老聃，他明明是一個古人，並不是真神，後人恭敬他，已是錯路，焉能爲真教呢。

劉智遠曰，佛教何如，可稱真教麼，模範說，佛也是人，也稱不得真教，佛是印度國人，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，父名靜飯，母名淨妙，他既是有名有姓，有父有母，也是一個古人，也不是真神，人拿當神恭敬，豈不大錯麼，故此佛教，不算真教。

劉智遠曰，密密教何如，模範說，密密教是邪教，更稱不起真教了，

他們的教門，也是念佛敬佛，信托生，誰愿入教，先該送禮，上邊說了，佛不是真神，他們敬佛，已是錯路，故不爲真教，且是托生是妄誕之事，罵人之事，且問你先人，已經死去，托生了甚麼東西呢，恐你所養之犬，所喂之猪，是你先人托生的，這不是罵人麼，故此密密教，是邪教，不得爲真教。

劉智遠曰，無極道何如，模範答曰，無極道是生意門，有胡弄人，有入其道者，先得拿錢，講放生講托生，他們的長老，每年下來一次，來時向道友要錢，托言往東海給漁翁，將所得衆魚，仍放回海內，此謂放生，其實長老背錢回家，自己使用，治產治地，道友們受其胡弄，故此說無極道是生意門，是胡弄人，也是邪教。

劉智遠又曰，一柱香何如，模範答曰，一柱香白蓮教，皆是邪教，屢

次作反，爲國家所禁止，又何必問，且是他們作事，都是夜間，不敢見人即此一端，已見其教之不正矣，俗話說，好事不背人，背人無好事，如此教門，真稱不起教門，可稱爲陰謀聚會，夜聚明散而已。

劉智遠曰，既是如此，敢問真教是那個呢，模範答曰，真教就是天主教，這是獨一無二的真教了，因教的真假，在乎所敬的神，敬的神是假的，其教也是假的，敬的神是真的，其教就是真的，世俗所敬的神，都是古人，並非真神，故其教都是假的，惟有天主教，恭敬天主，天主教稱天老爺，天老爺是真神，這是人人共知的，從此看來，惟有天主教，是獨一無二的真教，因爲天主是造天地造神人造萬物的真主宰，是天地萬物的根原，世人的大父母，人應該恭敬他，故此天主教是真教，別的教門都是假的。

劉智遠曰，敢問入天主教有什麼益處，模範答曰，天上興雲下雨，地上生長五穀百菓，養育世人，這些恩典，都是從天主來的，人應該知恩報本，恭敬天主，再者人有靈魂，是不死不滅的，人死後靈魂去見天主有功的受賞，有罪的受罰，賞升天堂，罰下地獄，有無比的關係，人入了天主教，能得領洗的恩典，把罪赦了，死後才能升天享福，這是無比的好處，劉智遠聽到這裏，不禁嘆曰，而今而後，吾才知天主教是眞教，孔子曰，朝聞道夕死可矣，如今我聽見眞道了，雖死無恨，如今我要眞心入天主教，模範曰，很好，遂領他見了神父，神父甚喜，即給他經言問答，教他學習，他即辭別了神父，回家而去，神父同模範說，我們修堂得了益處，有了這麼個好教友，將來有更多的人，因着他奉教，因爲他是一方的領袖，衆人聽說，無不歡喜，

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三回 賀聖堂全莊奉教

光陰迅速日月如梭，眨眼之間，來到九月二十五了，此日來與賀者，絡繹不絕，車馬盈門，冠蓋相望，來參觀者，人山人海，填街塞巷，但見大堂巍峩，規模宏敞，丹楹朱戶，畫鳳雕龍，一磚一石，盡態極研，勾心鬥角，巧孔玲瓏，誠巨工也，鐘樓高有八丈，上出雲霄，登臨其上，若接天日，誠大觀也，此日頭午八句鐘，張神父唱大彌撒，堂中懸燈掛彩，修飾異常，燦燦爛爛，輝輝煌煌，唱經奏樂，聲達雲霄，香烟繚繞，芬芬馥馥，誠極一時之盛也，至午後大擺筵席，以宴嘉賓，騰蛟起鳳，無有白丁，誠盛會也。

午後三句鐘，聖體降福，以後攝影，賓客散去，自此來參觀者，連肩接踵，胡模範盡心講道，因此歸化者日多，本村人天天聽模範講道，又經富雲升勸說，故此全莊入教，全莊共有二百戶，教友共有一千餘名，成了一個大堂口，從此聖教廣揚，異端消滅矣。

### 第三十四回 慶元宵客舍失盜

且說富家營，大堂落成之後，來參觀者，絡繹不絕，日月如梭，將到年底，一日來一和尚，是叢林寺內長老，本與員外相識，員外未奉教時，常齋施他們，今日來此參觀，員外將他讓入客舍，優禮相待，獻上茶酒，對坐談心，和尚開言道，多日未來拜會，府上竟大大改變，煥然一新，所建大堂，誠是壯觀，不亞我寺內大雄寶殿，員外

答道，我如今入了天主教，全莊又入天主教，念經恭敬天主，故此建立大堂，做爲誦經之所，做爲禮拜堂呢，和尚聞聽此言，有些不悅，遂說道，叢林寺內大雄寶殿，山牆倒塌，祈員外施捨數萬，以便修補如何，員外答道，今非昔比，從前我未奉教時，施捨你們，今已奉教，再不能施捨你們，此是教規所礙，望師傅莫怪，和尚瞋目曰，你能修大堂，不能修大殿麼，修大堂你有錢，修補大雄寶殿你倒沒有錢麼，員外答道，師傅有所不知，修理大堂是應該的，因爲天主是眞神，修堂是爲恭敬天主用的，至於大雄寶殿，那是爲敬佛的，佛不是眞神，不過一古人耳，從前我未聞眞道，尙在黑暗之中，也曾敬過佛老，今已棄暗投明，得了眞道，入了眞教，再不能敬佛，再不能修補廟宇了，此是教規所礙，師傅有何嗔嫌，和尚又欲辯論，忽模範進

來說道，這位師傅，你該想想，天主教非止一處，各府州縣都有，中國十八省，都有天主教，你打聽打聽，天主教那裡有修補廟宇的呢，何必嗔怪員外呢，和尚說道，既不應允，後來再說，遂起來悻悻而去。

既至到了年節，全莊教友，及四外教友，都來給神父拜年，神父高興，員外更是高興，遂治辦花竹，定於正月十五日，燃放花竹，與教友共慶元宵，到了日期，在那大門外寬濶之處，紮了彩棚，燃放各等花竹，形形色色，好不新鮮，好不熱鬧，來參觀者，人山人海，一直鬧到半夜才完了，員外回家一看，見大廳內少了一件東西，就是丟了一個金盆，那個金盆價值萬金，不知何人盜去，衆人聽說，無不驚訝，欲知賊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五回 放燈火二次失盜

且說正月十五黑夜，員外失盜，失去金盆一個，價值萬金，不知何人盜去，衆人意料，恐是叢林寺內和尚所爲，員外說，不錯，恐怕是他，頭年臘月間，他來化緣簿，爲修補大雄寶殿，我未曾許他，他即悻悻而去，今日所爲，恐怕是他，但無憑証，不能追究於他，別無方法，今後惟要好好看門罷了，到了第二天十六下晚，仍然是點放花竹，命陳生高魏善，馬五，王雙，田光，五位英雄，好好看門，分前後兩院巡邏，又命二十個家丁，圍繞巡警，自想如此安排，必無遺漏，大衆也就放心了，別人仍然去看燈火，到了半夜之時，前院屋上聽見瓦响，知是有人，馬五王雙田光，三位英雄，從屋內出來，往房

上一看見有人影，遂把鑼一敲，衆人皆到，各執刀槍，預備拿人，點上燈籠，照的如同白日，那賊見人多不敢下來，只在房上行走，陳生高見了，一個箭步，飛上房去，向那賊人就是一刀，那人還手，二人交戰起來，戰了十餘回合，未見勝敗，魏善也飛上房去，掄刀就砍，兩路夾攻，那人見不能取勝，遂飛身一躍，跳在一棵大樹上，那大樹與大堂相近，他從樹上，又跳在大堂頂上，陳生高魏善二人，也躡身一躍，也上了大堂頂上，拔刀就砍，那人不敢迎敵，虛晃一刀，跳落大堂前面地下，陳生高，魏善，也跳將下去，那賊人又跳在牆上，陳生高，魏善，也上了牆，那賊人跳到牆外，攢入人叢之中，不見踪影，因那時牆外燃放燈火，人山人海，無處可尋了，衆人回來，想要休息，一看大廳內，又失了一件東西，就是丟了一個玉碗，那玉碗也

是價值千金，衆人無不吃驚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六回 盜玉獅和尚被擒

且說賊人跑了，衆人回來，想要休息，一看大廳內，又少了一件東西，就是少了一個玉碗，也是價值千金，衆人無不吃驚，原來賊人是兩個，一個在後院，一個在前院，在前院的被人看見，都去趕他，後院無有人了，所以後院的賊，拿着玉碗走了，這叫看前不顧後，前門逐虎，後門進狼呢，急的陳生高躁腳暴跳，五位英雄，俱皆咬牙切齒，衆人無不痛恨，胡模範說道，汝等空有冲天之怒，有何益處，依我看來，力敵不如智取，還是用計，才能拿住賊人呢，衆人問，計將安出，模範說，如此如此可好麼，衆皆大喜，皆說好計好計，遂使陳

生高在大廳桌子底下藏身，有桌衣遮蓋，桌上擺列一對玉獅，點上一雙臘燭，叫王雙在門後躲藏，又叫馬五，田光，看守前院，又叫魏善在垣牆外底下躲藏，安排一畢，專等拿人，且說兩個賊人偷去金盆，又偷去玉碗，以爲得計，遂商量說道，還有一對玉獅子，還沒到手，乘着今天十七日，下晚鬧燈火，人烟鬧市之際，我們再去把玉獅子盜來，豈不是好麼，商量一妥，二人又進了院子，一個進了前院，一個進了後院，先說那進後院的，到了後院一看，並無有一人，單見大廳內，掌着燈，遂向大廳內投一石子，也無動靜，以爲得計，想必是他們都去看燈火去了，遂進了大廳，到那桌子近前，才待去拿那對玉獅子，不料想兩隻腳，被人抱住，摔在地下，原來桌子底下有人，門後的又轉出王雙，把他擒住，一看是個和尚。



再說前院那個賊，他在房頂上，往下一看，看見黑洞洞，並不見人，他就往下投一石子探探虛實，馬五，田光，聽見石子响，知是有人，這叫投石問路呢，遂從屋裡出來，把鑼一敲，衆家丁俱到，點上燈籠，照得如同白晝，吵喝拿人，那賊在房上，見下邊有防備，料不能得手，遂跳下房去，又跳上垣牆，又跳在垣牆外，想要跑，不料想被人一腿打倒，遂大聲說道，我魏善等你多時了，遂把他拿住，一看也是個和尚，不知如何發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七回 以德報怨釋放二僧

且說魏善拿住和尚，綁縛起來，抬入後院大廳中，兩個和尚被綁，坐在地下，員外與模範坐了大堂，衆人兩邊站立，模範說道，你

們兩個是什麼人，從何處來的，爲何來此偷盜，你們偷的金盆玉碗，放在何處，招實說來，以免受刑，二僧答道，我們是叢林寺內的和尚，一個叫草上飛，一個叫水上行，奉師傅之命，來偷取金盆玉碗，都在叢林寺內存着，今日下晚，又領師傅之命，前來盜取玉獅子，我們是奉命而來，非出己意，這是已往真情，模範說，你們太不識足了，有再一再二，還有再三再四麼，上兩次你們盜金盆玉碗，今日又來盜取玉獅子，你們行的太過了，當得何罪呢，二僧答道，明人不做暗事，大丈夫能做能當，你們看着辦吧，陳生高大怒道，你們做賊三番二次，偷去寶貝，今日被拿，還不認罪，還嘴硬咧，先把他吊在馬棚上，打他一頓馬棒鞭子再說，員外說，我們不用動刑，不如把他送官究治，國家自有公論，自有法律，又向模範說，胡先生看着怎樣

呢，模範搖頭不答，俄傾又向二僧說道，據你們所做的事，打你們不多，送你們也應當，但是送你們到案，你們是活不成的，因大清國的法律，偷一枝寶，就是死罪，何況是金盆玉碗，價值萬金呢，但是我們奉教人，有憐人之心，無害人之意，你們二人，若能棄邪歸正，從此洗手，再將金盆玉碗送還，我保你們不死，求員外釋放你們，你們意下如何呢。

二位僧人尚未回答，魏善說道，釋放不得，釋放不得，若是放了，他還回來，那就費事了，衆人也說，釋放不得，模範答道，非也，衆位有所不知，我觀此二僧，也是豪傑之士，必有義氣，雖失身綠林，不過暫時之誤耳，若將他釋放，他豈肯再來，是萬萬不能的事，請大衆勿疑。

員外問道，此事果可行麼，模範答道，爲何不可行呢，昔管仲射桓公，中其帶鉤，幾乎殞命，是桓公之仇也，後桓公忘射鉤之仇，用管仲爲宰相，齊國大治，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，管仲之力也，勃鞞追殺重耳，重耳踰牆而逃，僅斬其袖袂以歸，是重耳之仇也，後重耳爲君，釋斬袂之怨，舉勃鞞爲官，卒得其力，得免焚宮之禍，此二君者，赦人即所以自救也，有何不可行乎，且孔明南征，七擒孟獲，七擒七縱，卒化南人之心，再不復反，今員外擒此二僧，才一擒耳，有何不可釋放呢，員外聽到這裏，躍然而起，向二僧說道，我看胡先生面上，釋放你們，你們將金盆玉碗送還，咱兩來無事，我不但不記恨你們，自今後咱算好朋友呢，遂下座親手將二僧繩索解開，二僧驚異不止，呆呆坐在地下，底頭無語，面帶羞容，暗自說道，難得這二位

老爺好心，遂向員外模範問道，敢問二位老爺高姓大名，員外說，我叫富雲升，這位先生叫胡模範，二位僧人立起身來，又磕下頭去，又立起身來說道，二位老爺後會有期，那金盆玉碗，我們是就送還的，說罷，揚場而去，忽轉過五個英雄，忿忿而言曰，放了不行，太便宜他，我們好容易拿住他，若再回來，又費手脚，我們追吧，各拔刀在手，往外追去，不知二僧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八回 模範訓話寬赦仇人

且說員外放了二僧，五位英雄，忿忿不平，各拔刀在手，要追趕，模範急止住道，員外既然放了，你們若追，有負員外盛意，可以不必，員外也不准去，五位英雄只得止住，此時天色已晚，各自歇

息，一夜無話，第二天早起，衆教友進堂念經，望彌撒，出堂後，都來與員外道驚，有許多忿忿不平，說員外不該釋放二僧，胡模範即登月台之上，向衆人說道，大衆請聽，天主教與世俗大不相同，世俗單講有仇報仇，有冤報冤，吃米還米，吃麵還麵，天主教却不然，天主教單講吃虧忍耐寬赦仇人，以德報怨，當初如德亞國人，嫉妒吾主耶穌，刑罰吾主耶穌，把耶穌釘在十字架，致耶穌於死地，吾主耶穌不但不惱恨他們，反可憐他們，爲他們祈求，求天主聖父，寬赦他們，耶穌立此表樣，是爲教我們效法，我們該當提貼耶穌之心，也該寬免仇人，當初救主耶穌在世時，也曾講此道理，他說，你們該當寬免你們的仇人，若是你們從心裡寬免別人，在天大父，也寬免你們，若你們，不寬免別人，在天大父，也不寬免你們，這是耶穌親口說的話，

煌煌聖訓，誰敢不遵，這端道理，世俗人大概不懂，他們單講有仇報仇，有冤報冤，我們奉教人，得了救主的傳授，明白這端道理，就該按着去行，今日員外釋放二僧，是件美事，正與此道理相合，你們何必怪異呢，何必忿忿不平呢。

陳升高說道，先生講此愛仇道理，甚不容易，誰能按着去做呢，模範答道，因為是難，所以才有功勞，我們人在天主跟前，都是罪人，都盼望救靈魂，就是死後升天堂，永遠享福，若是你有一個仇人，你真心寬赦他，天主也寬赦你，即能救靈魂，能升天堂，若是不寬赦他，天主也不寬赦你，你就不能救靈魂，不能升天堂，雖然你是個好人，是個好教友，平素裡進堂念經望彌撒，多行善功，若是有人得罪你，你懷恨在心，不寬免他，壞了，你的善功都是無用，都不能救你。

升天堂，還得下地獄，因爲你心裡恨人，是個大罪，你不同人和睦，這個大罪去不了，有此大罪，不能升天堂，定該下地獄，由此看來，寬免仇人，是要緊的，是不得不然的。

若你臨死之時，你有仇人，你該同他和睦，才能救靈魂，若不同他和睦，是你自己定你自己下地獄了，豈不可怕麼，豈不可惜麼。

聖經上吾主耶穌說了一個比方，有一個奴才，欠他主人一萬個元寶，主人追要此錢，命他變賣家產，變賣妻子兒女，還錢，若不然，即罰坐獄，永不許出來，他就跪下磕頭，求主人寬免，主人就寬免了他，他出來遇見他一個夥計，他夥計欠他一百個小錢，他即向他夥計追要此錢，他夥計求他寬限，慢慢償還此錢，他等不得，立逼要現的，他夥計還不起，就把他夥計押到獄裏，衆人皆抱不平，就告訴了主人，



主人大怒，說道，好奴才，真可惡，你欠我一萬元寶，我都寬免了你，怎麼你的夥計，欠你幾百銅錢，你就不寬免他呢，真是不通情理，我也把你押到獄裡，若不還清，不許出來，就把他押到獄內去了，這是說得，我們得罪天主很多，犯的罪過無數，何止千萬，自己也數不過來，別人得罪我們，不過一次兩次，我們應當寬免他們，若我們不寬免別人，天主也不寬免我們，還要罰我們咧，就如上邊說的那個奴才，被主人押到獄內去了，就是罰下地獄，永不能出來，豈不可怕麼。

這端道理，惟我們天主教人懂得，別的教門都不懂得，今日員外寬免二僧人，正是一件好事，寬免別人，卽是寬免自己，盼望天主賞賜員外，死後升天堂永遠享福呢，豈不是好麼，衆人聽了這端道理，口服

心服，也就無話可說了。

餘言少敘，書歸正傳，且說那兩位僧人，許下回來送還金盆玉碗，等了三天，不見回來，衆人有些不放心，陳生高等五位英雄，心中大怒，說道，被這和尚欺哄了，不如我們往叢林寺殺了和尚，將金盆玉碗，再套回來，於是各執刀槍，向叢林寺殺去，不知此去勝敗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十九回 宴叢林老僧歸化

且說陳生高等五位英雄，忿忿不平，要上叢林寺內殺了和尚，奪回舊物，拔出刀來，往外就走，胡模範，急忙擋住，說道，你們且別着忙，我想他們絕不食言，你們已竟等了三天，再等三天如何，若三

天一後，再不來送，那時另有商議，五位英雄聽到這裏，只得罷休，忽門子來報，說道，大門外來了一抬綠轎，不知是什麼官員，衆人皆驚，想是周縣官來會拜，員外急忙要換新衣出來迎接，只見那轎子已竟到了院中，落下轎子，轎夫打開轎簾，裡邊却無官員，奇怪奇怪却是一座空轎，令人不測只見轎夫從轎子內，拿出一個錦繡袍袂來，兩手高擎，送入大廳，放在桌上，衆人驚疑，不知是何物件，打開一看，原來是金盆玉碗，自家舊物，衆皆大喜，驚喜交加，只見又有一個轎夫，拿着一張東帖，雙手高擎，送入大廳來，衆人接過一看，上寫天下之物，各有其主，金盆玉碗，自當完璧歸趙，今使人送來，到即查收，再者今日正午，杯酌恭候，請富先生，胡先生二位大駕光臨，下邊又寫，叢林寺長老鞠躬拜請，這才知道叢林寺打發人來送還舊物了，衆

皆大喜，無不歡樂，員外卽忙賞了轎夫，打發他們回去，衆人議論赴席之事，有說該去的，有說不該去的，紛紛不一，員外主張不定，問模範說，先生看着如何，模範說，可以去得，王忠說，人心不測，空墜奸計，李成說，筵無好筵，不去爲是，模範說，我以好心待他，他豈肯立意害我，去必無妨，魏善，馬五說道，先生實必要去，我們五位兄弟同去，保先生員外無事如何，模範大喜，員外亦喜，於是各換新衣，五位英雄各帶兵刃，套上轎車，直向叢林寺而去。

相隔不遠，早見山門前，衆僧擊鼓鳴鐘，前來歡迎，模範員外下了轎車，衆人扈從，入了山門，進了菩薩殿，出了後門，一條甬路，直通大雄寶殿，那殿聳立巍峨，高有三丈，甚是壯觀，門上懸掛一個大匾，上寫大雄寶殿，唐玄宗元年建立，原來一座古寺了。

入了大殿，各通姓名，依次落座，推員外模範上首，五位英雄分坐兩邊，老僧下首相陪，但見殿內懸燈掛彩，輝輝煌煌，桌椅條凳，金漆爭明，獻上茶來，各各致敬，老僧開言道，久慕員外與模範先生大名，今日駕臨，敝寺增光，實是貧僧萬幸，模範道，豈敢豈敢，即便吾等亦久欲前來拜謁，今日得見，甚覺稱心，老僧又道，前日兩個小徒，前去府上騷擾，此係愚僧誤會，今已省悟，甚覺不安，祈員外勿罪，員外答道，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，過也人皆見之，更也人皆仰之，如仙長者，直近乎聖賢之道矣，老僧又說，金盃玉碗，已使人送去，諒員外已收到了，但不知有殘缺否，員外說已收到了，毫無殘缺，瑣瑣小物何必聖心，倘仙長見愛，改日再行送來，與仙長作爲玩好何如，老僧笑曰，豈有此理，物歸本主，是所應當，模範恐老僧

懷羞，忙接言道，成事不諫，既往不究，我們不再提此事了，請仙長勿庸罣懷，言至此，忽有多僧抬着食盒，送來酒席，擺在桌上。

但見山珍海錯，旨酒嘉穀，菓品鮮明，色色形形，無不俱備，模範起身謝曰，蒙仙長破格費心，我等皆不心安，老僧亦欠身答曰，不爲敬儀，勿得見笑，於是又復坐下，各自飲酒，酒過三杯，菜上五道，老僧又開言曰，昨日兩個小徒，在府上騷擾，不敬已甚，員外不即加責，還釋放遣回，足見員外義氣，貧僧甚是佩服，足見天主教是好教，天主教中有好人了，若在俗人手中，吾師徒必受重累了，員外未及回話，模範忙代答曰，天主教果然是好教，天主教以博愛爲懷，不記人過，以德報怨，寬赦仇人，此乃耶穌的遺訓，我們盡當遵守，當初耶穌在世上，曾教訓人說，你們該當赦免別人，天主也赦免你們，

若你們不赦免別人，天主也不赦免你們，煌煌聖訓，誰敢不遵，救主耶穌，不惟施此教訓，且又親身立表，赦免仇人，如德亞國人嫉妒耶穌，千方百計，謀害耶穌，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，吾主耶穌不但不惱恨他們，反加愛情，愛他們，爲他們祈求天主聖父，寬免他們，耶穌說，吾父，求你寬赦他們吧，因爲他們不知他們做的什麼事，吾主耶穌立此表樣，是教我們效法，所以我們天主教人，俱當聽耶穌的聖訓，效法耶穌的表樣，赦免仇人呢，老僧聽到這裡，咳聲嘆曰，天主教真是好教，大慈大悲，有名有實，別的教門，萬不能及我說句實話，即便我們佛教中，自稱大慈大悲，那不過徒託空言，未見實行呢，未見有以德報怨，寬免仇人的呢，如此看來，天主教，是眞教，我也願意入天主教了，不知天主教亦收留僧人否，模範答曰，天主教

是宗教，亦是公教，天下人都能入此教，無論釋道回儒，三教九流，若能棄邪歸正，棄暗投明，天主教皆能收他，若仙長真要入天主教，豈有不收留之理，老僧躍然而起曰，我是真心奉教，大眾在前，當個証據，我一言爲定，今後我是天主教人，再不更改了，衆人聽了，無不歡喜，都說，甚好甚好，員外起身賀曰，仙長既入天主教，我們都是一家了，可喜可賀，模範也起身祝賀，陳生高等五位英雄，亦起身拱手，老僧俱皆答禮，復又坐下，皆大歡喜，開懷暢飲，更加親愛了。此時窗外有些人，聽說老僧入了天主教，俱都不悅，俱皆不平，嘴裏嘟嘟囔囔，俱皆不服，員外與模範等可都聽見了，忽有兩個僧人，手拿鋼刀，明煌煌的，闖進大殿來了，衆人大驚，俱皆起立，魏善馬五拔刀在手，就要迎敵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四十回 恨假神羅英打標

上回書說的是，兩個僧人，手持鋼刀，明晃晃的，闖進大殿來了，衆人大驚，俱皆驚起，魏善馬五，拔刀在手，就要迎敵，模範急忙止住，說道，此處不是鴻門筵，何用項伯與項莊呢，兩個僧人說道，筵前無以爲樂，願舞寶刀，以助一笑，老僧說道，大衆勿驚，他們兩個，昨日被員外釋放回來，甚是感激，今日大衆來此，他們甚是喜悅，願舞寶刀以示高興，別無他意，請大衆勿疑，衆人這才放心，兩個僧人，出了大殿，在甬路上，舞起刀來，但見他一上一下，一左一右，舞的是响聲唼唼，風雨不透，真正是刀法精通，武藝純熟，衆人喝彩，都說好武藝，二人舞完了刀，收住架式，來在殿內，拱手說

道，教衆位見笑了，員外忙答道，好武藝，好武藝，遂各賜美酒一杯，二僧謝別而去，老僧說道，他們兩個，一個名叫羅士英，一個名叫羅士雄，是貧僧傳授的，貧僧年幼時，曾在五台山學藝十八載，後來保標爲生，某年曾保皇槓，路過滄州，因路途困乏，在店內貪睡，被賊人將皇槓偷去，因此畏罪在逃，埋名隱姓，來此當了和尚，此時已有二十年了，我本姓徐，名叫徐文昌，是陝西蘭田縣人氏，幼時曾讀詩書，粗知大略，後來棄文就武，仗藝餬口，無乃命途多舛，遇事艱難，竟來此當了主持，今已年逾半百，而視茫茫，而髮蒼蒼，而齒牙搖動矣，吾老矣，無能爲也矣，適才兩個小愚徒，學得些小微藝，卽來獻醜，適爲大衆見笑耳，衆人說道，兩位令徒，真是好武藝，有其徒必有其師，足見仙長是高手了，老僧說道，豈敢，不過略知一二

罷了。

陳生高猛抬頭，見殿內西北角上，有一鉄柱，粗如碗口，長有一丈有餘，半截插在地內，問說，這是什麼物件，老僧答道，這是一杆鉄戟，相傳是唐朝薛仁貴用的，薛禮征東，全憑這枝鉄戟，用此戟打敗了蓋斯文，征服了高麗，至今數百年了，遺留在此，重一百二十斤，洵是一件好兵器，算是一個遺跡。

模範插言道，薛禮征東，征服了高麗，高麗人感念他，都拿他當神恭敬，各處立廟，稱他白爺爺，至今數百年了，換了四個朝代了，高麗人還是恭敬他，拿他當神，可見薛禮征東，收服高麗，不全是仗恃武藝，也是仗恃仁義，感化他們，他們才歸服了，不然還能拿他當神麼，還能恭敬他麼，當初孔明南征，七擒孟獲，七次擒住，又七次放

了，待他們如此好，他們才歸化了，再不作反了。稱孔明爲慈父，立上廟宇恭敬他，拿他當神，至今南方緬甸國，尙有孔明廟，還是恭敬他。

但是孔明與薛禮，俱是前代的忠臣，也是個人，並不是神，拿他當神恭敬，那就錯了，且是忠臣孝子，無論什麼朝代也有，譬如三國有關公，宋朝有岳飛，都是爲國盡忠，爲國死節，也都是人，並不是神，當時人給他們立上廟宇，不過是感念他們的忠義，作個紀念，也叫後人取法，也爲國盡忠，這是正意，無乃後人不察，演習成風，竟拿他們當神，那豈不是大錯了麼，孔明關公俱是後漢人，漢朝以前，並沒有孔明關公，也沒有孔明廟關公廟，薛禮是唐朝人，岳飛是宋朝人，唐朝以前沒有薛禮，宋朝以前也沒有岳飛，那時也沒有敬他們的，也

沒有拿他們當神的，三國以後，才有了孔明廟，關公廟，唐宋以後，才有了薛禮廟，岳飛廟，人才拿他們當神恭敬那不是大錯了麼，他們並不是神，不過是些古人耳。

可見我們中國世俗人，敬的那些神，都是一些前朝的忠臣孝子，並不是真神，拿他們當神，那就錯了，燒香燒紙，求福免禍，那是白費心思，絕不能得一點益處，因那些前朝忠臣孝子，皆已死去，自己還不能救自己，又何能救別人呢，孔明六出祁山，想着滅魏，不知費了多少心機，究竟魏家沒有滅了，出了一個司馬懿，作他的敵手，弄得孔明，食少事繁，得病吐血，死在五丈原，他臨死嘆息說，悠悠蒼天，何其有極，自今以後，再不能臨陣討賊了，可見他並不是神，若是神，何不把魏家滅了呢，關公驕傲自大，失了荊州，被東吳所殺，他

若是神，爲何不滅魏滅吳，興復漢室呢，他若是神，爲何被人所殺呢，生前不能救自己，死後何能救別人呢，恭敬他有何益處，俱是白費心思，岳飛是宋朝一個大忠臣，爲秦檜所害，死在獄內，死的冤苦，這是人人共知的，他是一個古人，並不是神，若果是神，爲何不把金家滅了，永保宋家江山呢，生前不能滅金，又不能救自己不死，死後何能救別人呢，拿他當神，大是錯了，恭敬他毫無益處，這不過是說一個兩個，其餘別的，都可以類推了，孔子曰，舉一隅，可以三隅反，可見我們中國世俗人廟內，所敬的神，都是假的，都是古人耳，敬他毫無益處。

人爲何不省悟，爲何白費心思呢，真正可嘆，真正可惜，再者說，我們中國十八省，廟內所敬的神，並不一樣，這省裏所敬的神，那省裡

沒有，那省裏所敬的神，這省裡沒有，並不統一，可見都是人捏造的，都是人遂便自己揀擇的，都是古人，都是假的，並不是真神耳。真神只有一個，就是天主，天主是造天地，造神人，造萬物的真主宰，天主造了天地萬物，又造了人，又颺風下雨，生長五穀百菓，養育人，人所吃的用的，都是天主所賜的，真是人的大父母，人爲何不恭敬他呢，人恭敬天主，是理當的，比如爲父母的，治下家產，養育兒女，兒女應當孝敬父母，若不孝敬父母，就算忤逆不孝，天主造了天地萬物，五穀百菓，都是爲人用的，人應當恭敬天主，若不恭敬天主，那不算沒良心麼。

老僧聽了這一席話，躍然而起曰，我徐文昌虛度了五十餘歲，但是在黑暗之中，今日聞先生之言，頓開茅塞，如撥雲霧而見青天，出幽谷

而遷喬木矣，又指正面上佛像而言曰，你這塊泥態，誤我多年，可恨可恨，今後再不敬你了，說至此，忽聽得廳的一聲，一枝標，從外邊打入殿內來，只聽得哎喲一聲，不好了，不知打傷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一回 後場圃衆僧演武

上回書說的是，老僧聽了模範一篇言語，不禁躍然而起曰，我徐文昌虛度了五十餘歲，俱是在黑暗之中，今聞先生玉論，頓開茅塞，如撥雲見日，出幽谷而遷喬木，今後我要真心入教，恭敬天主，再不恭敬邪神了，又指正面上佛像，說道，你這塊泥態，誤我多年可恨可恨，說至此，忽聽的一聲，一隻標打入殿內，衆人大驚，俱哎喲一



聲，那標從衆人頭上過去，却箝在佛像眼中，老僧大怒曰，這是何人所爲，忽羅英入內說道，這是愚徒所爲，老僧又怒曰，小畜牲，給我驚了貴客，爲何莽撞如此，羅英答道，老師聽稟，模範先生所講的道理，我都聽見了，已知那些古人，並非真神，又聽老師說，願入天主教，今後再不敬佛了，愚徒料想，這佛也是一個古人，敬他無益，故此打他一標，老師如今要入天主教，可別獨去，願攜帶攜帶，領我同去何如，忽又有一人進來說道，你願跟師傅去，我也願跟師傅去，可不要撇了我，衆人一看，原是羅雄，老僧轉怒爲喜，向模範說道，這兩個愚徒，也願意入天主教，不知先生能收納否，模範答道，豈有不收之禮，天主教是宗教，也是公教，人人都能入天主教，來者不拒，不願入者，也不能強迫，今二位令徒，要入天主教，甚好甚好，真是

好極了，老僧大喜，同羅英羅雄說道，你們兩個真算是我的徒弟，不負我教導你們一回，二人大喜，衆人亦大喜。

此時天色過午，三句鐘了，衆人吃的酒醉飯飽，遂將殘席撤去，出了大殿，往院中遊逛，但見廟宇層層，華麗可觀，綠竹猗猗，松柏遮天，真是一座好古寺，逛了前院，又入後院，見一大樓，高三丈，巍峨壯觀，上有匾額，題寫「藏書樓，大唐貞觀五年秋建立，」老僧說道，這是大唐魏徵承相所立，當他幼年時，曾在這寺內讀書，後來發跡，扶佐大唐，因建此樓，以作紀念，上有四庫之書，無不全備，模範說道，仙長曾讀過否，老僧答道，漢牛充棟，不勝其讀，逛了後院，又出後門，後門外有一場圃，極其寬闊，有四畝地大小，東有垂柳，西有白楊，行列森森，極其幽雅，好一個空闊運動場也，衆人在

場內散步，週圍逛了一遭，忽有一羣鴻雁，哀鳴嗷嗷，自南而北，有一僧人拈弓搭箭，一箭射去，射落一隻鴻雁，衆人大驚，都說好箭法，視之，乃羅通也，原來羅通，羅英，羅雄，俱是同姓兄弟，拜老僧爲師，學得武藝，衆人大喜，一時高興，都說，叢林寺內，有些能人，員外向老僧說道，你教的徒弟，都是好武藝，今日大衆聚會，何不叫他們演武，賞我們參觀參觀呢，老僧答道，既不棄嫌，就叫他們玩耍一回，遂令在北邊百步之外，豎立一塊白楊木板，高有一丈，寬二尺，上邊畫一紅心，無論射箭發標，有能中紅心者爲勝，不中者爲敗，此時合寺的僧人，都來觀看，火工道夫，不下一百餘人，都擺列兩邊，觀看熱鬧，又在南邊擺上桌椅，老僧與員外模範俱坐下，觀看演武，魏善說道，今日他們演武，是員外提倡的，若中紅心，有何賞

賜，員外聽了，謬然道，我還沒想到這裡呢，我並無物可賞，楞了半天，又說道，有了，我現在有一付紫金鐲，可以拿去，用紅絨繩拴在楊樹枝上，拴的高高的，誰若能中紅心，就賞他這付金鐲，衆人聽了，都很歡喜，都起高興之心，無論會家不會家，都要演試，都要奪此金鐲，魏善卽將金鐲拴在楊樹枝上，高聲說道，無論何人，能中紅心，卽取此金鐲，忽見僧人中，出來一個，說道，我不會射箭，也不會打標，我用石子打中紅心，可能取此金鐲麼，員外說，使得，那僧人卽撇石子一塊，打在楊木板上，却沒中紅心，衆人都笑，又來一僧人，也撇一塊石子，也沒中紅心，衆人也笑，又來一僧人，也撇一石子，也未中紅心，嗣後來的僧人，也撇石子，或是打偏了，從右邊過去，或是從左邊過去，俱未中紅心，也有從上邊過去的，衆皆大笑，

惱動了羅通，說道，真是不要臉，看我的，拈弓打箭，一箭射去，正中紅心，衆皆喝彩，說道，這金鐺是他的了，忽有人說道，留下給我，看我的標，衆人視之，乃是羅雄，羅雄揚手發了一標，正中紅心，衆人喝彩，羅雄道，這付金鐺是我的了，忽有人說道，偏你會使標，俺不會使標麼，再看我的遂手一標打去，也中紅心，衆人視之，乃是羅英，衆皆喝彩，員外即命取下金鐺，要賞羅英，忽有陳生高，與魏善出來，大聲說道，員外的金鐺，不宜賞與外人，再看我們的罷，我們也會使標，衆人說道，好，且看他二人的標法如何，陳生高即揚手一標打去，也中紅心，過來魏善，又發一標，又中紅心，衆人喝彩，陳生高說道，這付金鐺該是我們的了，忽羅英出來說道，不行不行，你們打中紅心，我們也打中紅心，均是打中紅心，你們何得取

此大賞，且是我們三人在先，你們二人在後，在先的應該佔先，依我說，這付金鐺，應該是我們的，魏善答道，你們是三個人，金鐺是兩個，你們分不均勻，不如讓給我們，我們是兩個，金鐺也是兩個，一個人一個，豈不是好麼，所以這付金鐺，非歸我們不可，衆僧聽了，俱抱不平，都有怒色，羅英拔刀在手，說道，我們再鬪刀，若能勝得，即將金鐺讓你，魏善大怒，拔出刀來，就去對敵，不知二人勝敗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二回 奪金鐺老僧取勝

且說魏善羅英二人爭奪金鐺，各不相讓，各拔刀在手，就要廝殺，老僧急忙起來，將二人分開，說道，您二人的標，雖然打中紅

心，不足爲奇，我站在百步之外，你們若能打中我的胸膛，才算爲能，即將金鐺取去，衆人聽了，無不大笑，說道，仙長勿得取笑，胸膛是可打的麼，老僧說道，我是說的實話，有何不可呢，即走到楊木板下，南面而立，拍着胸膛說道，請你們打，誰能打中我前胸，這付金鐺，就算是他的，衆人無不大笑，有的說，仙長今天醉酒了，有的說，老師傅今天中瘋魔了，無奈那老僧只是喊叫，叫人去打，喊了多時，才有一人出來，說道，師傅留心，小徒兒要打了，衆人視之，乃是羅英，羅英揚起標來，才待要發，竟然軟了手脖子，標即落在地下，又轉過羅雄來，揚手一標，才發出五六步，亦落在地下，又轉過羅通來，發了一箭，那箭到半路亦落地下，你想都是他的徒弟，誰肯實心打他呢，那老僧發怒道，你們這些東西，真是無用，如此無用，

還想奪金鐲麼，有能耐的，再請來打，這幾句話，激惱了陳生高，他出來說道，仙長留心，我要得罪了，遂颺的一聲，一標打去，衆人皆驚，那標却從老僧頭上木板上邊過去，並未傷着老僧，却把衆人嚇一大驚，他又揚起手來，又發一標，衆人又是心寒，那標却從右邊過去，亦未傷着老僧，只見他又發一標，衆人又是心嚇一跳，那標却從左邊過去，也未傷着老僧，衆人這才看出來，他這是故意的，並不是實心打他，這才都放了心，那老僧哈哈大笑道，看來連這些客官，也是無用的，這裏沒有能人了，這句話又激怒了魏善，出來說道，你真不要命麼，我們與你無仇無冤，誰肯實心打你，剛才陳生高之標，不過戲耍耳，你若不怕死，我可要真打了，老僧說道，不怕不怕，打死我不用償命，大衆在前，我一言爲定，魏善說道，大衆都聽見了，我



可要真打了，遂把手一揚，衆人一驚，那標却未發出，只見他又揚手，衆人又是一驚，那標仍未發出，第三次把手一揚，颼的一聲，發出去了，只見不歪不斜，正中老僧前胸，老僧哎喲一聲，張倒在地，衆皆失色，都說壞了壞了，闖下人命了，衆僧人大怒：不下百十餘個，都執刀槍，向魏善殺去，這邊陳生高馬五王雙田光五位英雄，也拔刀迎敵，兩下裏殺在一處，殺的是難解難分，忽老僧從地下爬起來，說道，你們不要胡鬧我並沒死，亦沒受傷，請大衆看我的標吧，遂向楊樹上一標打去，把那紅絨繩打斷，金錫墜落於地，遂向前取了，拿在手中，高聲說道，謝員外金錫，衆人無不大驚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三回 後場圃老僧又演武

且說魏善一標打中老僧前胸，老僧立時倒在地下，衆人大驚，都想他是死了，衆僧大怒，各執刀槍，向魏善殺來，這邊五位英雄，也拔刀在手，向前迎敵，正在殺的難分之際，老僧忽然從地下爬起來，說道，你們不要胡鬧，我並沒死，請大衆看我的標吧，遂一標向楊樹枝上打去，把那紅絨繩打斷，金鐺落地，遂向前取了，高聲喊道，謝員外金鐺，衆人驚疑不止，老僧向前說道，你們大衆不免受驚了，你們看我胸膛，並未受傷，原來那標來時，我一手撮住，我故意的往後一倒，嚇您一跳，我這是想着要笑呢，衆人說道，你這是胡鬧，嚇俺這一驚，可是不小，老僧說道，這是一小驚，有大驚在後頭咧，你們

瞧着，員外同模範過來賀道，仙長真是好武藝，老僧說道，些須小技，何足掛齒，我在五台山，學藝十八年，十八般兵器，我都學會，可惜如今老了，都荒疎了，比如這打標，光會打不算武藝，須要能接標，才算會呢，比如這長槍，光會使，不算武藝，能奪槍，才算武藝呢，員外說道，仙長真是高手，令人敬服，今日大衆在前，何不再演一套，叫大衆看看，也叫我們開開眼，老僧答道，員外有命，敢不聽從，遂走在北邊楊木板跟前，向南站立，開口笑道，你們自管打來，向我胸膛打來，衆人知道他會接標，也都不害怕了，也都大膽了，羅英過來一標，向胸前打去，老僧一閃，那標打在板上，羅雄又一標，老僧又一閃，那標也打在板上，魏善過來用力一標，老僧用手一撮，接在手裡，陳生高也過來一標打去，老僧一伸手，也接在手裡，魏善

暗自說道，打他上三路，打他能接住，他下三路，恐怕他不能招，遂一標向他右腳去，老僧不慌不忙，一抬腳，把那標踢在天上去了，衆人大驚，無不歡喜，都說仙長好武藝，老僧回來，笑道，不行了我老了，叫大衆見笑了，遂請大衆坐下，又復吃茶，陳生高說道，仙長的標法，真是好，我們已經領教了，不知槍法如何，請再演一套，叫我們瞧瞧，老僧說道，槍法很多，傳授不一，有梨花槍，蘆花槍，唐朝有大將羅成，使的是蘆花槍，當時天下無敵，大敗楊齡，三國時有大將趙雲，使的是梨花槍，當初趙雲北山奪糧，使的那梨花槍，上下翻飛，如舞梨花，所到之處，無人敢當，雖是張郃徐晃亦不敢接戰，貧僧在五台山時，也曾學來，但是學的不精，不過知些頭尾耳，田光說道，請仙長演演梨花槍，也教我們賞識賞識，老僧即叫人，抬了一杆

槍來，拿在手中，舞將起來，舞的那槍，唵唵的响，左右如閃電疾馳，上下如梨花翻飛，但見槍頭子一片，耀眼爭明，衆人大驚，都齊聲喝彩，演了一回，把槍插下，向衆人道，又教你們見笑了，田光說道，獨樂樂不若與人，仙長這梨花槍，舞的真好，我要領教領教，老僧說不敢，田光定要試試，老僧不得已，他二人就試起來，戰了沒有三個回合，老僧一起槍，把田光的槍，挑在空中去了，衆人大笑，馬五過來說道，仙長如此英雄，你自己如何中用，不如我們一齊動手，也都得領教領教，老僧說道，如此我准輸了，不敢不敢，衆人定要比試，老僧說道，可得留情，不要傷害我的性命，於是各拿一槍，就要動手，模範起來說道，今日比試，不是對敵，不過習武演藝耳，何必真用長槍，可將長槍丟下，但用杆子，足矣，衆人道，說的有理，於

是丟下長槍，各執杆子一條，向老僧打去，但見老僧在那場圃之中，空手而立，越發大膽了，齊下杆子，沒頭沒臉打去，真也稀奇，總打不着他，但見他在那杆子空裡，如同一條白梢子魚，如游如泳，如飄如飛，打了多時，並未傷他毛髮，衆人把杆子一扔，齊聲說道，仙長真是妙手，我們都服氣了，我們願求領教，指示我們，如何能學此一着，老僧笑道，這個不能學，這是熟能生巧，並非傳授的，我們起初學藝，有規有則，到後來學習熟了，自能生巧，變化無窮耳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四回 演習神武救世寶書

上回書說的是，衆人亂杆齊下，那老僧在那杆子空裡，如同一條

魚，如游如泳，如飛如騰，打不着他，不能傷他毫髮，衆人饒的渾身流汗，把杆子扔在地下，說道，仙長真是妙手，我們都服氣了，我們情願領教，願聞高論，如何能學此着，老僧答道，這是熟中生巧，不能學耳，於是又復坐下吃茶，衆人道，仙長如此好武藝，若是得時，豈不是一員大將，爲國家出力，功名容易得耳，老僧說，休得過譽，貧僧實不敢當，員外說道，今日演武，仙長實屬第一，他人不能及也，老僧欠身道，休得過獎，尙望指教，模範說，我曾見一書，名曰，演習神武，也是教人演習武藝，其兵法與武子兵法，大不相同，老僧道，願聞其說，模範笑曰，此乃道學書耳，專講克己復禮爲仁，戰勝三仇，修德行善，以期死後升天，永遠享眞福也，說起這三仇，卽是魔鬼，肉身，世俗。魔鬼爲一仇，肉身爲一仇，世俗爲一仇。皆

是酷害我們，拉人犯罪，抬人下地獄，不得不抵擋他們，這三仇之中，肉身尤爲最烈，害人更甚，你看他好穿華衣，好食美味，貪懶好睡，不做生活，貪得無厭，得隴望蜀，或是吸大烟，或是賭錢，或是縱欲尋私，尋花問柳，以致傾家失業，敗壞名譽，昔是小康之家，竟成了要飯之人，受些飢寒之苦，或是餓死，或是凍死，或是身染惡疾，性命不保，或是陷於縲紲，死在獄內，這都是肉身害人之事，豈不是一大仇麼，俗人不察，矯養肉身，遂其所欲，才攤了這些艱難，受了這些苦楚，甚至敗壞家產，失了性命，豈不可惜，這都是肉身害人呢，演習神武書上，專講抵治肉身之法，就是教人克己復禮，克慾去私，禁止他妄想妄思，不許他枉行枉爲，使他順從正理，受些約束，如此雖然受些小苦，却免了大苦，即是家道平和，田園不荒，身



體康強，不生惡病惡瘡，不貪官司，刑罰不及其身，平安度日，豈不是一大福麼，這都是克己的好處，演習神武，就是講的這些法子，真是一部好書呢。

再看那些小偷大盜，响馬土匪，起初本是好人，只因一念之差，妄想他人財物，因此入了歧途，成了惡人，或搶或奪，酷害黎民，甚至殺官劫庫，殺人放火，無所不爲，成了窮凶極惡的人，這都是一念之差，不肯克己的緣故，到後來早晚是跌倒，被官家拿去，或是鎗斃，或是斬決，都不得善終，都不得好結果，這都是肉身害人的緣故，這肉身，豈不是一大仇麼。

看來世俗人，大半都是自己害自己，就是被肉身所害，因你妄思妄想，枉行枉動，這才招出禍來，蕩盡產業，喪失性命，比方你爲窮所

累不能安分，你就想着去偷，這才招出禍來，若不是安分守己，不妄思不妄動，你還有甚麼禍呢，管保你能平安，大學上說，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，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，這些話，真是至言，心裏誠實，心裏正當，這等人，才能平安，才能修德立功，近乎聖賢，若是立意虛詐，興心歪邪，這等人，必不能平安，必定歸於下流，常攤禍事，從此看來，若是你放縱肉身，從其所好，他必酷害於你，置你於死地，這也是你自己害自己，豈不可怕麼，我說肉身是一大仇，豈不是實話麼。

再說這世俗，也是一大仇，這世界上的富貴光榮安逸快樂，外面看着，固是榮耀，引人貪圖，豈不知裏頭藏着禍胎，害人不小，比方做官的，先有得官之榮，後有失官之憂，甚至喪命剿家，這也是常有之

事，即便那些做皇帝的，被人所殺，自古來不知有多少，讀綱鑑的，自然曉得，這裏不能細說，但舉一二，作爲証據，明末時，崇禎吊死梅山，至今其樹尚在，鎖以鉄鏈，這是人所共見的，大唐起初，有建成，元吉，世民，本是同胞兄弟，三人爲爭奪儲君之位，建成元吉欲害世民，卒爲世民所殺，戰國時專諸刺王僚，留下魚腸劍，至今傳爲至寶，看來這富貴功名，竟是禍胎，害人不淺。

再說這酒色財氣，本是四件殺人刀，這是人所共知的，也是人人常說的，雖是共知，雖是常說，但仍是愛此四件，不知躲避，試看現世的人，誰不愛噓酒，誰不貪美色，誰不貪財帛，誰不好爭氣呢，這叫明知故犯，往刀上碰咧，自古來醉酒誤事的，害死別人，害死自己，不知有多少呢。

再說這不義之財，是不可貪的，這是人人共知的，也是人人常說的，雖是如此，但是世上的人，公平正直的，有幾個呢，不大離都是不願意吃虧，做些損人利己的事，試看那些做小買賣的，賣燒酒的攪水，賣洋油的攪水，賣青菜的不足稱，糴糧食的攪糠使水，賣布的短尺寸，賣吃食的短分量，這都是心不公平，損人利己的事，甚至有圖財帛，把那良心撇在九霄以外，去當响馬，去當土匪，殺人放火，無所不爲，究竟後來被人捉住，喪了性命，這都是貪財的害處，看來這不義之財，是不可貪的，若你去貪，必定受害，或是蕩產敗家，或是喪失性命，豈不可怕麼，我說世俗是一大仇，豈不是真的麼。

再說這貪酒的害處，自古來因醉酒誤事的很多，如張飛因醉酒失了徐州，後來在閬中，因醉酒鞭打士卒，被小卒所殺，即眼前而論，因貪

酒敗壞家業，喪失性命的，也是常見不鮮，人當知所戒慎，以免其害。

總而言之，世俗所愛的，是富貴功名，安逸快樂，所貪的，即是酒色財氣，內中藏的禍害，甚是厲害，人當知所遠避，免受其害。

再說魔鬼更是一大仇，害我們更是厲害，魔鬼其初本是天神，因他驕傲背叛天主，故此受罰下地獄，變成魔鬼，永遠受苦，因此他惱恨天主，嫉妬世人，千方百計引人犯罪，拉人下地獄，以解其恨，魔鬼是無形之體，人看不見他，他却能看見人，常在人左右，鼓動人心，教人起不善之念，誘人做非禮之事，引人犯罪，好能拉人下地獄，這是魔鬼的本心，其凶惡不可言喻，魔鬼是無形之體，他却能附托有形之物，引人犯罪，即是借肉身的私慾，世俗的浮華，拉人犯罪，他又能

附在狐狸身上，或鼠狼身上，或長蟲身上，或猴子身上，作妖作怪，引人迷信，入其圈套，好拉人走錯路，拉人下地獄，可惜世上有多少迷信的人，被魔鬼迷糊住了，拿着狐狸鼠狼當神，拿着長蟲當神，給他們燒香磕頭，真正可笑，亦是可嘆。

綜觀以上所言，足見三仇害我們厲害，肉身的私慾偏情，世俗的虛假幻景，魔鬼的妬心惡計，一齊攻打我們，引人犯罪，拉人下地獄，嗚呼，三仇的厲害，真是可懼，古時有幾輩人看破紅塵，看破世界，棄官不做，避入深山，修真養性，他們真有高見，如今世界上的人，有幾個看破紅塵，看破世界的呢，真是很少很少。

這本是道學之事，俗人大概都不懂得，惟演習神武一書，載的明白，備陳敵擋三仇之法，對於肉身，即是禁止私欲，順從正理，誠意正

心，修身修德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，心勿妄思，意勿妄動耳，至於對待世俗一方面，不貪富貴榮華，不愛安逸快樂，不貪酒色財氣，將那世俗蛤市蜃樓，虛幻無益之事，都躲的遠遠的，不受其沾染，不受其侵害耳，至於對待魔鬼，亦有相當之法，即是不隨其引誘，不聽其煽惑，比方你心中忽起惡念，知是魔鬼所投，立時速退，總不隨從耳，如此即是戰勝二仇，在天主台前，有大功德，在世得享平安，不遭意外之事，死後得升天堂，永遠享福，若是不克苦肉身，放縱私慾，隨乎流俗，合乎污世，隨魔鬼的誘惑，去做壞事，那樣你算戰敗了，在天主台前，必有大罪，在世不得平安，死後去下地獄，永遠受苦，其關係豈淺鮮哉，人當知所恐懼，勉力戰勝三仇耳，衆人聽了這篇言語，都驚訝道，這些道理，我們從來未

聽，真是至論至言，看來演習神武，真是一卷寶書，說到這裡，忽有人進來說道，請大眾回去，不知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五回 衆英雄演武

衆明公您該知道，上回書說的那三仇，是怎麼樣厲害，人該想法兒，敵擋他，戰勝他，若勝了他，有無比的好處，就是死後升天堂，永遠享福，若是不勝，却有無比的害處，就是死後下地獄，永遠受苦，在這世上，人人都有三仇的誘惑，你也同別人一樣，也有三仇的誘惑，你該想法抵治戰勝他才是，你念這本書，不可光圖熱鬧，當看內中的道理，當想這天堂地獄，是永遠的關係，豈是小可麼，升了天堂，永遠享福無窮無盡，再不能失落，下了地獄，永遠受苦，也是無



窮無盡，再不能出來，你不害怕麼，或有人說，我勸上了，管他怎麼的，我答應你說，別的事兒，可以勸上，這永遠的大事，是不能勸上的，因別的事兒，你勸上一次失敗，後來還能補救，至於永遠的大事，你若勸上一次失敗，是永遠失敗，再不能補救了，因天堂之福，是永遠的，再不能失落，地獄之苦，也是永遠的，再不能補救，你細想想，你還能勸上麼，或有人說，這樣說來，是該戰勝三仇的，但這三仇甚是厲害，如何能戰勝他呢，我答應說，單靠人的力量，是不能戰勝的，若依靠天主，就能戰勝，就是你該入天主教，念經恭敬天主，求天主相幫，就能戰勝三仇，因天主是全能的，他的權柄力量，是無限的，是無所不能的，魔鬼很是怕天主，你若入天主教，恭敬天主，天主必然相幫你，有天主相幫，還有辦不到的事麼，你若聽我的

話，在世必能戰勝三仇，死後必能升天享福，到那時候，你必感念我，說我的話果然是真，也知道你念這本書，得了益處。

餘言少叙，書歸正傳，且說胡模範講論戰勝三仇之事，並言演習神武之妙，衆人嘆服，正在談話之際，忽有人進來說道，請員外與大衆回家，衆人抬頭一看，原是員外的僕人李成，他來請員外與大衆上車，欲回富家營，此時天色不早，日落西山，員外立要起身，老僧極力挽留，不肯放去，員外無奈，只得住下，衆人又回大殿，掌上燈燭，不多時送上飯來，衆人用飯以後，各自歇息，一宿無話，次日早起，衆人梳洗已畢，用飯已完，忽有大彭莊家人進廟而來，約有三百餘人，老僧出來問道：你們來此何幹，莊家人答道，聽說這裏有演武的，我們特來瞧瞧，老僧笑道，昨日已演過了，你們來遲了，你們回去吧，

莊稼人都快快不樂，羅英向老僧說道，這些人都是臨村的，他們已經來了，求師傅再演一回如何，老僧不答，魏善又勸，老僧說道，可叫羅英羅雄兩個徒弟，演武罷了，二人聽了，各自脫去偏衫，紮了個頭緊腳緊，出了大殿各提一口寶刀，在那甬路上舞起來了，起初時一上一下，一左一右，慢慢的越舞越緊，舞的是上下翻飛，風聲唿唿，單見刀兒不見人，竟成了兩座刀山，衆人喝彩，都說好刀法，都誇好武藝，二人收住架式，進入大殿，魏善陳生高起身賀道，你們二位好刀法，真是名不虛傳，二人謙謝道，勿得過獎，尙望指教，老僧說道，不錯，您兩個的刀法，尙有不全，何不求魏陳二位教師演試一套，提拔你們，我們大衆，也借以參觀，豈不是好呢，二人答道，不敢，老僧說，二位不必過謙，求即施教，二人不得已，也脫去大氅，紮的頭

緊腳緊，出離大殿，在那甬路上對舞起來，舞的那刀如同車輪一般，颼颼响，凜凜寒，上下飛，左右轉，單見那甬路上，刀光一片，衆人喝彩，二人忽的一聲，分開，各跳在圈外，把刀放在地下，又鬪空拳，鬪了多時，不分勝敗，忽魏善把身子一縱，往上一跳，迸了一丈多高，陳生高也向上一跳，也迸的一丈多高，二人落在地下，各取刀在手，回入大殿來了，衆人無不喝彩，都誇好武藝，二人道，實是見笑了，老僧說道，您二位的刀法，真算是妙，我們已竟見了，還有會使槍的麼，也請玩上一套，賞我們瞧瞧，田光起來說道，我曾學過，可是學的不好，願請一個師傅再來教道，羅通起來說道，我願陪你走一遭，田光也不推辭，二人出了大殿，到了甬路上，把槍一搥，就戰起來了，這一個好像三國趙子龍，那一個好似唐朝小羅成，槍起處，鬼

神皆驚，槍到處，虎豹哀鳴，唵唵風响，如舞梨花，衆人喝彩，都看呆了，他二人却越鬪越有精神，看來都有不讓之心，不退之意，忽從大殿內跑出一人，手拿寶劍，到了中間，分開他兩個，說道，您倆雖能，還不如我呢，看我的寶劍吧，二人這才住手，衆驚視之，乃是馬五，馬五把劍一擺，舞將起來，一上一下，一左一右，舞的風聲唵唵，寒光爍爍，如同一條長蟲一般，上下飄飛，衆人喝彩，都看呆了，忽又有一人，從大殿內出來，說道，你的劍法很好，衆人都得見了，但不如我的彈弓高妙，衆人看去，却是王雙，馬五說道，你的彈弓有何長處，王雙說道，能以百步穿楊，不下養由基，馬五笑道，養由基是戰國時，有名的箭手，自古來只有一個，那有兩個，王雙說道，若不信，咱就試試，馬五奮然道，你若能打我一下，你的話就算

實了，於是站在北邊，向南站立，王雙在甬路南頭，向北而立，扯滿弓說道，馬五哥，請招，我就要打了，遂一彈打去，馬五用劍一招，正打在劍刃上，打的錚錚有聲，火光迸出，王雙說道，再讓我打一下，遂扯滿弓，又一彈打去，不料想這一彈，打的太高了，打入大殿內去了，只聽殿內衆人，噉噉一聲，說道，不好了，不知打傷何人，且聽聽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六回 模範論佛闢異端

且說王雙一彈打去，打的太高，打入大殿內去了，衆人吃一大驚，看那彈時，却打在佛像左眼內，把眼珠打壞，衆人皆驚，那些莊稼人，也都來看，見那佛像左眼內，一個鉛彈，右眼內插着一隻標，

都說道，了不得了，把佛爺打傷了，有的說，打傷佛爺，此事可不得了，佛爺必要報仇，必要打災於人，誰打了他，小心點兒吧，羅英起來說道，你們看這隻標，是我打的，昨天打的他，到如今一點動靜也沒有，眼見得這個佛，是個泥態，是個無靈之物，他待有何能耐，何能打災於人，您衆位放心吧，若是有災，我自己承當，於你大衆無干，不必爲我担心，王雙也說道，我也打來，你們才看見了，他並不哼一聲，也不說疼，眼見是個無靈之物，是塊泥態，恭敬他有何益處，你們不必再來燒香了，那些莊稼人，聽了這些話，也有信服的，也有不信服的，都不做聲，模範出來說道，衆位鄉親請聽，周朝以前沒有佛，沒有佛廟，沒有敬佛的，周朝以前，有夏朝商朝，夏朝四百年，商朝六百年，共一千年，這一千年之中，早有天地萬物，日月星

辰，國家人民，也是颶風下雨，生長五穀百菓，人民也得生活，站立在世界上，那時候是誰掌管天地萬物呢，是誰養育世上的人呢，不是別的，即是天主，天主是造天地萬物的大主，天主造了人，也保存人，也養育人，這一千年之內的人，都賴天主生活，都受天主之恩，那時早有天地，可見這天地萬物，是從天主來的，是天主造的，天主才是真神，人當恭敬他，這是理應，這是真道，人都該走此道，就是入天主教，恭敬天主，至於你們所敬的那個佛，夏朝商朝時，還沒有他，因為他生在夏商兩個朝代之後，就是他生在周朝時候，可見這天地萬物，不是佛造的，因他未生以前，早有天地萬物了，早有夏商二代了，他既不是造天地萬物的主子，他就不算真神，不過是一古人耳，敬他有何益處。



佛本是印度國人，印度國與我們中國雲南省接壤，夏商周三代時，我們中國都沒聽說這個佛，也沒有知道的，也沒有敬他的，也沒有佛廟，也沒有佛像，那時雖然沒有敬佛的，却出了些大聖大賢，如夏禹商湯，文武周公，孔孟顏曾，等是夏商周秦四個朝代，都沒有敬佛的，這四個朝代過去以後，才來了漢朝，西漢二百年，東漢二百年，共四百年，西漢時也沒有敬佛的，到了東漢明帝時，佛法才傳入中國，才受此毒氣，中國才有此異端邪說之事，你們大眾想想，細細推測推測，就知道佛生在天地萬物之後，不是天地萬物的主子，不是真神，不過是一古人，即是印度國一黑人耳，敬他有何益處呢。

且是我們敬神不出兩個目的，一是爲報神的恩，二是爲求福免禍，天主造天地覆載我們，造日月星辰光照我們，造五穀百菓養育我們，所

穿的所用的，都是天主造的，都是天主給的，我們受了天主這樣無數大恩，應該恭敬天主，報天主的恩典，若是不恭敬天主，那不是棄本忘源，辜恩負義麼。

再說我們敬神，是爲求福免禍，天主造了天地萬物，也掌管天地萬物，也掌管人的生死禍福，孔子曰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，就是說，我們人或生或死，或窮或富，都在天主手裏，都由天主掌管，孔子又說「獲罪於天無所禱也」就是說的，人有了罪，良心不安，該求天主饒赦，你求別的，是不中用的，從此看來，人的生死禍福，都由天主掌管，都在天主手裏，天主教人生，人就生，教人死，人就死，你行善他就加福於你，你作惡，他就加禍於你，如此看來，天主是眞神，我們該當恭敬他，一點不錯，理當理當。

至於那個佛，不過是一個古人，有父有母，有生有死，如同我們一樣，他所吃的穿的用的，都是天主給的，他的生死禍福，也在天主手裏，如今他已死去，生前不能救自己，死後焉能救別人呢，你向他求福免禍，那是枉然無益的，上邊說了，他既不是真神，何能有賞罰之權呢，所以你求他是白費心思，白費工夫，毫無益處。

再者你所吃的，你所用的，都是天主給的，並不是佛給的，你應該恭敬天主才是，因天主造了你，保存你，養育你，造天蓋你，造地盛你，造日月星辰光照你，你受這些恩典，你不報恩麼，你不恭敬他麼，你若不恭敬他，真算辜恩負義，沒良心了。

至於那個佛，待你無滴水之恩，他生在印度國，與你相隔甚遠，幾乎有萬里之遙，與你並未見過一面，與你並不認識，且他下生之時，

按中國歷史算計，是在周昭王之時，至今已有一千餘年，與你相隔的時間，又如此長遠，你更是不能認識他了，既不認識，又待你無恩，你爲何恭敬他呢，這不是枉費你的好心，枉用你的好意麼，你這不是糊塗了麼？

天主本是造天地萬物的眞主，普世人的大父母，待你無數恩典，你反不恭敬他，至於那個佛，待你無滴水之恩，與你相隔的地方又遠，相隔的時間又多，並不認識，你却去恭敬他，你這不是顛倒錯亂，走了錯路麼，你自己想想，是與不是，你若憑良心仔細想，你必自覺理虧，自知行的不正，既是如此，你爲何不棄邪歸正，棄暗投明，快快恭敬天主呢，忽從莊家人羣中，出來一個老人，雪白的鬚鬚，上前說道，我趙有福願意入天主教，我今年七十三歲了，不怕衆位笑話，我

一生是敬佛，自想佛是一位神，如今才知道是假的了，但我年紀大了，恐怕晚了，這待如何是好，模範聽說，不勝之喜，上前執其手，說，不晚不晚，老人問模範說，先生貴姓，模範答道，我叫胡模範，老人道，胡先生你講的甚好，真是至論至言，使我頓開茅塞，得覩青天，我要入天主教，恭敬天主，報天主大恩，但我年殘老邁，不知行與不行，模範答道，豈有不行之理，無論男女老少，都能入天主教，不論年紀，單論真心，若有真心，即能入教，即能得救，死後即能升天享福，老人說，如此甚好，我一言爲定，自今以後，我要恭敬天主了，模範大喜，請他入了大殿，讓他坐下，忽一人從外邊進來，大聲喊叫說，你入天主教不行，我不與你干休，口裏說着，臉上發怒，拍手躁脚，吵鬧不休，羅英一見大怒，拔出鋼刀，向那人砍去，不知此

人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七回 老僧倒拔垂楊柳

且說那老人欲入天主教，忽從外進來一人，說道，你奉天主教不行，拍手躁腳，連吵帶鬧，羅英大怒，用刀一指，說道，你是何人，爲何如此滋鬧，老人忙起說道，師傅勿怒，這是我的犬子，那人哭道，爹爹你入天主教不行，你若入了天主教，死後我不給你燒紙，也不給你上供，我不孝順你了，老人未及回言，模範代答道，你不上供不燒紙，正好正好，因爲這些事情，都是虛文，與死者毫無益處，人活着的時候，要緊吃穿，所以用錢使，人死了以後，不吃不穿，不用錢使了，即便給他真錢，他也不能用，何況是紙灰香灰呢，更不能

用，更無益，人死後有兩個區處，一是天堂，一是地獄，升了天堂的，永遠享福，萬福全備，什麼也不缺少了，下了地獄的，永遠受苦，什麼安慰也沒有，這兩下裡都是永遠的，都是無窮無盡的，都是不吃不喝的，都是不用錢使的，所以你爲他們燒香上供，俱是無益的，他們一點益處不能得，即便你給他們真金子，真銀子，真銅子，他們也不能使，何況是紙灰呢，更是不能用了，因爲天堂不是用錢買的，是用善功買的，地獄是不能打破的，用錢也不能贖回來，或在天堂，或在地獄，俱是不吃不喝，不用錢使，所以你爲他們燒紙燒香，磕頭上供，俱是無益的，這個不算孝順，你的父母在世的時候，你給他們吃，給他們穿，不教他們受凍受餓，聽他們的命，不教他們生氣，想法子教他們喜歡，這才是真孝咧，若是打爹罵娘，不給父母吃

穿，迨父母死後，才去上供，他已竟不能吃了，那還算孝麼，那一定不算孝，如今你的父親，要入天主教，這是一件好事，你爲何阻擋他，教他不喜歡呢，這也算是孝麼，說的那人閉口無言，那個老人道，這個東西太也可惡，我要走一條好道，你爲何纏擾我呢，你快給我去吧，說的那人滿面羞慚去了。

衆明公您看，人要做一件好事，每每有些難處，有些阻礙，俗話說的真是不差，「好難好難」，就如同這個老人，才要入教，這本是道德事，是好事，他兒立時來擋他，幸虧老人自己有主意，不聽他的話，常見有些新人教的，受外教人的欺侮，這個一言，那個一語，說一些毀謗的話，當着這些難處，我同你說，你自己該有主意，不可隨東倒西，被他們搖動，你想要你升天堂，永遠享福，在這世上受點磨難，



算得什麼。

有等人看着天主教好，也願意入教，但是試試探探，怕東怕西，我同你說，你該勇往直前，不必害怕，你若真心入教，天主自然相幫，那些難處，漸漸的都消滅了，當知魔鬼嫉妬世人，願意拉人下地獄，不願意人升天堂，他見你有意入天主教，他很生氣，他盡上力量阻擋，你心裏不安，怕東怕西，搖搖不定，不敢往前，我同你說，你這正是中了魔鬼之計，受了他的朦朧，且是魔鬼是無形之體，你看不見他，他却能挑唆有形之人，來阻擋你，這個一言，那個一語，反正是不讚成你入天主教，這正是魔鬼的誘惑，魔鬼的唆撥，打破這個難關，勇往直前，信奉天主教可也。

且說那老人趙有福，入了天主教，衆人大喜，老僧又格外喜歡，他說

道，今天爲歡迎趙先生，我再演武一套，叫衆人瞧瞧，衆人聽說，無不大喜，於是都到後場圍內，老僧命人抬了一捆竹竿子來，把那竹竿栽到地下，每竿相隔一步遠，自南頭栽到北頭，衆人見了不解其意，不知作何用處，忽見老僧，脫去長衣，紮了個頭緊腳緊，一縱身子跳在竹竿上，在上邊行走，這竿跳在那竿上，一步一步的往北走去，到了北頭，又轉回身來，又往南走，到了南頭，跳在地下，衆人大喜，都說這樣武藝，怎麼學來，老僧說，這名叫草上飛，須要在小時學，才能學得會，若是大了，身子陳重，就不能學了，還有一手兒，名叫空中飛，你們願意瞧看麼，衆人說，願意，老僧即叫人把西邊楊樹上，扯上一根大麻繩，扯到東邊柳樹上，懸在空中，有兩丈多高，老僧把身子一縱，跳在繩上，站起來行走，來回走了四五趟，見他身捷

輕快，如同狸貓一般，衆人無不歡喜，拍掌喝采，老僧從繩上跳下來，衆人歡迎道，這一手兒怎麼學來，老僧說道，八九歲能學，過了十五，身子硬了，就不能學了。

此時在場內，有個碌砣，重三百多斤，那些莊家人，都往前去搬試，都搬不起來，老僧向前下腰，抱起碌砣，舉個平身，圍着場圍轉一遭，衆人喝采，都說好力氣，老僧把碌砣放在地下，向衆人道，我躺下，你們將碌砣放在我肚子上，衆人說，不敢，老僧說，不妨事，你們不要害怕，他就躺在地下，衆人果真將碌砣放在他肚臍上，待了良久，將碌砣掀去，老僧起來，看他肚上，毫無傷損，這叫運氣工夫，運上一口氣，雖刀砍箭射，都不能入，說罷，又落座吃茶，此時在場圍邊上，有一棵垂楊柳，有碗口粗大，上邊有個老鵝窩，那老鵝

譟的聒耳，老僧過去，倒抱樹身，運上一口氣，將那樹拔將出來，衆人無不吃驚，都說好力氣，正在嘆讚之時，忽聽前院大亂，不知所爲何事，欲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八回 劉文魁聞道入教

且說衆人正在讚嘆之時，忽聽前院大亂，衆人急跑看去，却是兩個騾子脫韁，在院內亂跑，衆人止喝不住，那騾子任性，連迸帶踢，無人敢近前，王雙田光二人，大喝一聲，跑上前去，各人揪住一個，把兩個騾子摔在地下，那騾子起來，又踢又咬，向二人直撲上來，二人又復揪住，又摔在地下，騾子起來，仍是踢仍是咬，與二人交戰起來，王雙大怒，使勁一拳，將騾子打倒，那騾子不敢再動，田光跳在

騾子背上，輪拳打了幾下，那騾子渾身顫慄，再也不敢動了，員外過來說道，這兩個騾子，甚是有力量，能負五百斤，日行百里之遙，就是任性，發作起來，無人能治之耳，李成過來說道，請員外回家，車已套好，員外立要辭行，老僧向前拉住道，請員外再等片時，容貧僧粗略安排一切，即與員外同到富家營如何，員外說，如此甚好，老僧向衆僧人說道，我決意入天主教了，我上富家營，去恭敬天主，今後再不當和尚了，當時在莊家人內，有兩位年長的，都是鄉長，出來說道，師傅走了，誰人主持此廟，老僧說道，你們另選主持可也，羅英雄說道，我們也跟師傅去，不要撇下我們，我們二人也要入天主教咧，員外說，很好，衆僧人依依不捨，老僧說，後會有期，於是辭別衆僧，偕同員外上車，往富家營去了。

到了富家營，先見了神父，神父很喜，即叫老僧脫卸僧袍，換上俗衣，魏善過來說道，今後仙長可得真心奉教了，老僧答道，今後再別如此稱呼，只叫我徐文昌吧了，衆人大喜，員外更喜，以賓客相待，這且不題，且說神父見教友日增月盛，遂設立男女學校，聘請教員，教他們學習經言問答，又設立講演所一處，叫模範講道，給衆人聽，於是來聽道的，日日不絕。

一日來一秀才，問模範道，入天主教有何益處，模範答道，入天主教，是爲恭敬天主，救自己的靈魂，益處多多了，大的無比了，天主是造天地萬物的大主，也是人的大父母，應當恭敬他，報他的恩，再者天主造了天地萬物，造了普世的人，也當掌管天地萬物，也掌管普世的人，人的生死禍福，都由天主掌管，人若在世恭敬天主，死後賞他

升天堂，永遠享福，若不恭敬天主，死後天主罰他下地獄，永遠受苦，這是無比的關係。

只此一節也該恭敬天主

再說入天主教，是爲救自己的靈魂，靈魂是不死不滅，永遠常在的，升了天堂，永遠享福，永遠常在，永遠生活，至於無窮世，若是下了地獄，也是永遠常在，永遠常存，欲死不能，尋死不得，永遠受苦，至於無窮世，你若恭敬天主，升了天堂，這就叫救了靈魂，若不恭敬天主，死後下地獄受苦，這就叫失落靈魂，沒救了靈魂，關係是無比的，人可不恭敬天主麼。

再一說，奉教是爲救自己的靈魂，當知每人有一個靈魂，你若奉教，你的靈魂升了天堂，永遠享福，別人奪不了去，你若不奉教，死後下

地獄，永遠受苦，別人替不了你，你當把「自己」二字，細細想想，就是這救靈魂的大事，是你自己作主，不該管顧別人，這個靈魂是你自己的，你該救他，這救靈魂的大事，誰也替不了誰，雖是親爹親娘，親兄親弟，也不能彼此相替，雖是夫婦二人，也不能代替，比方你入天主教，救了靈魂，升天享福，你的父母兄弟妻子，不能奪你的天堂，若你不奉教，死後下地獄，你的父母妻子兒女，都替不了你，也不能救你，父子二人，一個奉教，一個不奉教，奉教的升天堂，不奉教的下地獄，兄弟二人，一個入天主教，一個不入天主教，入天主教的升天堂，不入天主教的下地獄，夫婦二人，一個恭敬天主，一個不恭敬天主，恭敬天主的升天堂，不恭敬天主的下地獄，總而言之，這救靈魂的大事，是各人作主，誰也替不了誰，既有如此無比的關係，



人爲何不恭敬天主呢，爲何不決意救自己的靈魂呢，爲何不快入天主教呢。

秀才說道，入天主教雖好，但是入天主教的很少，不入教的更多，若是入了天主教，不免被人嗤笑，模範答道，土塊多，金子少，你也能貴重土塊，輕賤金子麼，這世界上惡人多，善人少，你也去隨從惡人，遠離善人麼，教之真假，不可以人數多少而論，教是真的，雖人數少，你也當入其教，教是假的，雖人數多，你也不當入其教，所謂擇其善者而從之耳，豈論人數多少乎，這一篇言語，說的秀才口服心服，模範問其姓名，秀才答說，我姓劉，名叫劉文魁，與劉文遠是堂叔兄弟，今聞先生高論，頓開茅塞，我也願入天主教了，但我還有事相問，不知所問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九回 劉文魁訪問真教

劉秀才說道，先生之言，使我頓開茅塞，如撥雲霧而覩青天，已知天主教是真教了，我決意要入天主教了，但是佛教如何，亦可信奉麼，模範答道，佛教不是真教，決不可信奉，因佛是一古人，生在地之後，並非真神，既不是真神，其教也是假的，故不可信奉，且我們中國，自古來沒有佛法，也沒有敬佛的，到了東漢明帝時，佛法才傳入中國，當時沒有信奉的，只有那些婦人女子，信奉佛法，當時有句俗話說，我邦異端，自明帝始，不害天下男子，只害天下婦女，唐憲宗迎佛骨，妨害政治，大臣皆不悅，韓愈奏本諫諍，被貶潮州，自己作詩以明其志，其詩曰，

「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貶潮陽路八千，本爲聖朝除弊政，敢將衰朽惜殘年，」韓愈是唐朝的大博士，極言佛法不可信，本是忠心爲國，不意忠言逆耳，不見納用，反被貶潮州，後來唐憲宗死的也不好，聽方士之言，燒煉金丹，吞金丹而死，按中國綱鑑，佛生在周朝，周昭王年間，是生在天地之後也，決非真神，不過一古人耳，其教之假可知，故不可信從也。

秀才說道，道教何如，可信奉否，模範答說，道教也不是真教，也不可信從，因道教恭敬老子，老子乃是一古人耳，不是真神，故不可恭敬，按中國綱鑑，老子是周朝人，生於河南歸德府，生在周定王年間，與孔子同時，孔子至周，曾問禮於老聃，當時老聃爲周家作記史之官，以此看來，他也是個古人，並不是神，故不可恭敬，唐朝韓愈

作原道一篇，上有論老子之言「老子之小仁義，非毀之也，其見者小也，坐井而觀天，曰，天小者，非天小也，彼以煦煦爲義，子子爲仁，其小之也則宜，今其法曰，必棄爾君臣，去爾父子，禁爾相生相養之道，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，嗚呼，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，其亦不幸，而不出於三代之前，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，」韓愈說老子坐井觀天，說道家不要君臣父子，不要相生相養之道，專求寂滅，其道大相反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，惜乎他生在三代以後，不得爲禹湯文武周公所責貶，惜乎他又不在三代以前，不能爲禹湯文武周公所規正，是見其道之假，專講寂滅，不順乎人情，不可信奉也，韓愈又說，「不塞不流，不止不行，人其人，火其書，廬其居，明先王之道，以道之，」就是說，佛老之

道，俱是異端邪說，混亂是非，若異端不消滅，則先王之正道不能流通於天下，要緊燒他們的書，拆除他們的房屋，燒了他們的書，異端就不能再流傳，拆壞他們的房屋，他們就沒處聚會，這樣異端可以消滅了，再用先王的正道，教訓他們，盼望他們成些正經人。

韓愈是唐朝有名的博士，這是人人所知道的，他說佛老皆是異端邪說，迷害後人的，可見這佛教道教，俱非正道，不可信從呢，易經上說，有天地然後有萬物，有萬物然後有男女，有男女然後有夫婦，可見是無論什麼人，都是生在天地之後，既然生在天地之後，這天地就不是他造的，既不是他造的，他就不是造物的真主，不是造物的真主，就不是真神了，佛老也是生在天地之後，就是生在周朝時候，可見他們也不是真神，敬他們有何益處呢？由此推來，不但佛老不是真

神，即便中國世俗所敬的一切神，都不是真神，不過是一些古人吧了，敬他有何益處，豈不是走了錯路麼，先生不必遲疑，惟天主教是真教，欲救靈魂，非入天主教不可，劉文魁答道，今聞先生妙論，頓開茅塞，今決意入天主教，再不遲疑了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回 瘟疫盛行

且說劉文魁，自奉教之後，甚是熱心，每星期來富家營，進堂念經，惟有他的妻子穆氏，酷信異端，與他反對，終日吵鬧，打仗不休，這且不提，且說這年春季，忽瘟疫流行，死人無數，胡模範出外傳道，周遊村莊，給人代洗，另外是代洗小孩子，說也稀奇，凡小孩子代洗死了的，都不朽壞，不招蠅蟲，都是身體完好，面帶笑容，這

是發顯他的靈魂，已竟升了天堂，爲天主所愛，天主也保護他的肉身，日後世界窮盡，他的肉身，還要復活起來，與他靈魂結合，同升天堂，永遠享福，再說那些沒受洗的小孩，死了以後，滿身蒼蠅，渾身蛆蟲，肉身朽爛，臭味難堪，爲狗所吃的，或被狼吞的，這是發顯他的靈魂，沒得領洗恩典，死後不能升天，不爲天主所愛，天主也不保護他的肉身，日後世界窮盡之時，他的肉身雖然復活起來，與靈魂結合，到底不能升天堂，不能見天主，不能享天堂之福，衆明公您看，這領洗的關係是有多大呢，領洗的升天堂，不領洗的不能升天堂，凡爲父母的，誰不疼愛兒女，誰不願意自己男女得好呢，所以你若有小孩子，病重待死了，你快請天主教的人來，給他付洗救他的靈魂，教他死後升天，這是多大益處呢，你千萬不要耽誤了，這且不提。

再說胡模範他有幾個朋友，就是張文遠，張士傑，趙明星，楊桂清，這四人都是真心奉教，都得了領洗之恩，疫病之時，張士傑，楊桂清，張文遠，皆染病去世，還有幾個別的朋友，就是王廷楷，李文成，沈同三，韓荊州，這四個人，雖頂名奉教，即是有口無心，不學習經言問答，不往前進，瘟疫之時，忽然急死，相繼去世，俱未得領洗之恩，模範聽說，甚是悲歎，但已無法可治。

當此瘟疫盛行之時，胡模範東奔西逐，各處遊行，給人付洗，救人甚多，大約共授洗有三千之多，瘟疫已過，胡模範仍是傳道，熱切救人，再說在胡家莊有個香婆，名叫潘金蓮，是張懷仁之妻，酷信異端，逐日裡上山廟，燒紙燒香，他的丈夫張懷仁，已經去世，當胡大鬧遊地獄時，在那高山上，看見地獄火海，見他丈夫在那火海之



中，痛哭悲號，受刑萬狀，他曾囑託胡大開，回世界時，勸他妻子奉教，以免死後來下地獄受苦，果然胡大開回到世界，勸他幾次，到底他心如鐵石，毫不信服，反惡言語咒罵反對，此時模範又去勸他，他不但不聽，反大加辱罵，模範說，昔日我在地獄，曾見你的亡夫，在彼受苦，他託我告訴於你，教你奉教恭敬天主，若不奉教，死後也去受苦，也下地獄，潘金蓮大怒道，我不怕地獄，我願下地獄，同我丈夫一齊，模範見他惡言惡語，也無可如何，只得爲他念經罷了。

再說劉文魁，是劉家莊人氏，離富家營十里之遙，他自從入教，真心敬主，用心學習經言，不出一年，已經領洗，聖名伯多祿，成了一個好教友，可惜他的妻子穆氏，酷信異端，好敬佛老，趕山上廟，燒紙燒香，因他脾氣厲害，別人不敢惹他，因此給他起了個外號，叫他穆

桂英，這穆桂英見他丈夫奉教，大加反對，逐日吵鬧不休，鬧的閤家不安，劉文魁說道，天主教是眞教，我要走這正道，你爲何阻擋我呢，不但我奉教，我也要你奉教，死後同升天堂，同享永福，你若不奉教，死後我升天堂，你下地獄，那時後悔無及，可別怨我，穆桂英大怒道，你自管去升天堂，我不怕下地獄，我下地獄，與你無干，你升天堂，俺也不饒，說了這話，果然天主降罰來到，不久就下地獄去了，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一回 潘金蓮遊地獄

話說劉文魁，自領洗以後，甚是熱心，他爲便宜恭敬天主，在自己家中，修了一個小堂屋，在內念經，可恨他的妻子穆氏，是個香

婆，潘金蓮也是個香婆，他兩個又是香頭，逐日裡約會許多女人，在家中念佛，上供燒香，喃喃不休，劉文魁常常勸他們，他們終是不聽，劉文魁沒法，請了胡模範先生來，勸他們，也是不聽，又請華秀英姑娘勸他們，仍是不聽，華秀英反復辯論，剴切勸導，終是無益，華秀英看見沒法，只得約會胡模範，劉文魁，同爲他們念經求天主，開明其心，教他們回頭，一日潘金蓮穆花榮，臉上搽粉，頭上帶花，穿了新大褂子，往外就走，華秀英問道，你們又要何處去，二人答道，我們要去上廟，今天是香火會，華秀英說道，你們要下地獄坑麼，若如此做去，死後難免下地獄，二人聞聽此言，大發怒道，俺下地獄，不與你相干，你這句話，我們聽厭了，如果有地獄，我們看看再說，華秀英說道，你們要看地獄不難，魔鬼快來，拉他們去吧，說

了這話，忽然從外來了兩個衙役，是魔鬼變的，手裡拿着鐵鏈子，上去把他們兩個拴住說道，你們走吧，二人嚇的沒法，大叫一聲，絕氣而亡，張倒地下，魔鬼就把他們的靈魂，拉下地獄去了。

華秀英見此光景，也是害怕，惦念他們的靈魂不安，就同胡模範劉文魁進了小堂，爲他們念經，求天主警醒他們，教他們回頭改過，正在念經之時，忽進來一人說道，你們快去救人吧，潘金蓮穆花榮下了地獄了，三人轉身一看，見一少年人，體面之極，本是天神顯形，就遂天神入於地獄去了，欲知地獄什麼光景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二回 二香婆坐監受刑

上回書說的是，魔鬼使鐵鏈子，拴住潘金蓮，穆花榮，拉着就

走，他二人迷迷糊糊，已是半死，不知是往何處去，既至甦醒過來，睜眼一看，已經在地獄之中，地獄的景像，好不嚇人，魔鬼的兇惡，好不驚人，傍邊一座小屋子，魔鬼把他二人推進屋內，外邊鎖上門，再不能出來，裏邊又黑又暗，又臭又髒，又有臭蟲，老鼠，蛞蝓，都咬人，裡邊烏黑，什麼也看不見，臭的沒法聞，地下又潮濕，又有水，又不能出來，賭着在那裡受罪，到了此時，二人方才省悟，知道這是地獄了，遂大哭大號，大喊大叫，到底那個屋子，是鐵板做的，如同一個鐵箱子一樣，一點也不透氣，無論如何喊叫，外邊聽不見，也無人知道，也無有打救他們的，這且不提。

在說胡模範，劉文魁，華秀英，三位聖人，隨着天神，入了地獄，要去打救潘金蓮穆花榮，兩個香婆，到底不知他們在何處，各處尋

找，不見踪影，無法可施，忽逢見兩個魔鬼，就是那兩個拉潘金蓮穆花榮下地獄的，華秀英是認得他們，就問他們說，那兩個香婆，今在何處，魔鬼說，不知，華秀英說道，許二人在，不許二人壞，若是壞了，與你們是問，我今命你說明他二人在何處，魔鬼本是驕傲的，聞聽此言，大發怒氣，說道，你是什麼人，教我們聽你的命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偏不知道，拿起腿來就跑，華秀英拿出聖牌來，向魔鬼打去，魔鬼嚎啕一聲，說道，壞了壞了，中了金錢標了，打斷我的腿了，又一聖牌打去，也把那個魔鬼打倒，兩個魔鬼害了怕，就說道，不用打了，我們同你說吧，就在那個小屋內鎖着，華秀英說道，你們把他放出來吧，魔鬼不敢不聽，就開門，進到屋內，把他二人摔出去了，把二人摔個半死，衆人一看，可不是從前那個樣子，頭上帶的花

也沒了，臉上的脂粉，也沒了，滿眼是淚，滿面焦黃，滿臉是土，被那臭蟲虱子，咬的滿臉是疙疸，滿臉是膿泡，渾身衣服都髒了，渾身是泥，成了兩個泥猴，不像人樣了，待了半天，才甦醒過來，才待要臥起來，被兩個魔鬼上去抓住，連齧帶咬，連打帶踢，又推着他們滿地下滾，又拖着他們滿地下跑，衣服也拉破了，臉上的皮，也攆破了，弄的撓頭散髮，兩個魔鬼捉弄他們，好像兩個狸貓擺弄老鼠，任意捉弄，任意耍笑，弄的不死不活，忽又把他兩個舉起來，撇的老高，撇到半天空裏去了，暗通一聲，落在地下，跌的沒有氣兒了，不知二人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三回 一香婆墜落深坑

衆明公您看，人下了地獄，在魔鬼手中，如同小老鼠，遇着大狸貓，被他百般戲耍，任意捉弄，弄的你求死不得，求生不能，到那時候，是多苦呢，人在世上都是怕魔鬼，聽說那裡有鬼，人不敢去，屋裏有鬼，人不敢住，山裏有鬼，人不敢登，路上有鬼，人不敢走，都是躲的遠遠的，因爲魔鬼是兇惡的，有害人之心，無愛人之意，人若靠他近了，他必害人，人若見了他，輕則害怕，重則嚇死，其兇惡可知，但是人下了地獄，處處是魔鬼，前後佐佑滿了魔鬼，到那時候欲躲不能，欲逃不得，常常同魔鬼一齊，到那時是怎麼樣難受呢，是怎麼樣害怕呢，真是說不來的，就如同上回書說的那個潘金蓮穆花榮，



被魔鬼任意捉弄，任意刑罰，是多樣的難受呢。

話說魔鬼把他兩個，撇到半天空裏去了，撇的老高，暗通一聲，跌將下來，跌的沒有氣了，衆人向前看時，跌的頭破血出，腿斷胳膊折，都不中用了，想是不能活的了，待了多時，他們却甦醒過來，張口大哭道，苦死我也，俺在世界行好，怎麼這樣受罪呢，華秀英道，你行好行差了，我勸你們什麼來，天主本是眞神，是造天地萬物的大主，人當恭敬他，你却不聽你偏去燒香敬佛，佛本是一個古人，並不是神，您敬他有何益處，您這不是行好行差了麼，佛若有靈，爲何不來救您呢，今日你們受此大責，難道說，他看不見麼，他是個瞎子麼，穆花榮說，俺知道了，知道那佛不是眞神，可惜我白費工夫，白恭敬了他，如今我們受此大苦，無人打救，難道說，你也不可憐我們麼。

華秀英道，如今不是從前那個時候了，從前在世我勸你們，你們不聽，反倒輕慢我，辱罵我，如今却來求我可憐，我如何可憐你們，我也沒法兒。

劉文魁怒道，不用可憐他們，叫他們的佛，可憐他們吧，穆花榮道，我的丈夫，難道你也不可憐我麼，劉文魁怒道，你們這些東西，不中可憐，不必可憐你們，當初在世界，我常常勸說你們，教你們恭敬天主，不要恭敬佛，你們不聽，反辱罵我，如今你們來此受苦，是你們自己找的，自作自受，與別人無干，我如何可憐你們，可恨你們不聽善勸，若是聽我的話，你們來不到這裏，如今你們受苦，是你自作自受，應該應該，不多不多，穆花榮聽了此言，放聲大哭，他兩個哭了半天，睜開淚眼，看見胡模範站在傍邊，潘金蓮說，胡先生，你可憐

我們吧，胡模範說，我可憐你們不少了，在世界時，我常勸你，叫你恭敬天主，你不聽從，也同你說，你的丈夫下了地獄，他在那裏等着你，若是你不恭敬天主，早晚去下地獄，同他一齊受苦，你說，你不怕，你要找你的丈夫，同他一齊，今日你下地獄，是你自己找的，我如何可憐你們呢，我不能可憐你們了。

天神說道，我們走吧，不用管他們的閒事，說罷，就領着三位聖人走了，急得兩個香婆，放聲大哭，說道，壞了壞了，無人可憐我們了，沒人打救我們了，喜的魔鬼哈哈大笑，說道，你們是我手中之物，誰也不能奪了去，您在世上常恭敬俺，如今同俺一齊就好，來來來，你們再去坐監吧，就提着他們，把他二人扔到那個黑屋子裏去了，鎖上門，總也出不來，在那裏受罪吧。

那屋子裡也沒有牀，也沒有坑，他二人躺在地下，地上又潮濕，又有虱子，蛞蝓，臭蟲，那臭蟲如同蛞蝓婆一般大，一咬一個大窟窿，咬的渾身是窟窿，咬的他兩個躺不住，屋內又烏黑，什麼也看不見，就臥起來，兩個人扯着手，在牆上胡摸擦，一下子摸着一個大蝎子，螫了一突子，疼的二人張倒地下，滿地下打滾，在那屋北角上，有個大糞坑，坑邊有個尿罐子，是從前那些犯人留下的，屋內烏黑，什麼也看不見，他兩個在地下打滾，滾來滾去，撞倒了尿罐子，潑了一身尿，又一滾，滾到糞坑裡去了，那糞坑一人多深，弄得渾身是糞，又上不來，好不苦死人也，那糞坑裏都是薄糞，二人落在坑內，打了一個蹦蹦，弄得渾身是糞，滿頭滿臉，也蹦蹦糞水，當時驚個半死，後來甦醒過來，定了定心神，又掙扎起來，站在那糞中，那薄糞來到溜

腰，那薄糞臭氣難聞，好不嘆人，他兩個就哭起來了，這個說，我們在世瞎燒了紙瞎燒了香，若是不燒紙不燒香，也來不到這裏，那個說，眼見得那個佛，不是真神，我們錯敬了他，白敬了他，毫無靈驗，若是不敬那個佛，也來不到這裏受罪，這個說，我們在世界時，胡先生也勸解我們來，我們拿着不當事，如今才信是真的了，那個說，華姑娘勸了我們多少話，給我們講了多少道理，我們拿着當了耳傍風，如今才信他的話，是真的了，可恨晚了，這個說，胡先生那裏去了，無人可憐我們，這待怎麼樣呢，那個說，華姑娘也不見面了，無人打救我們，我們瞎死吧，無法可治了，說罷，二人又放聲大哭，哭了一頓，潘金蓮說，穆大嫂不用哭了，光哭也是不中用，哭到多咱是個頭兒呢，還得想法兒出此糞坑才好呢，穆花榮說，有什麼法子

呢，潘金蓮說，我到有個計策，你彎下腰，我踏着你的頭頂，我就上去了，穆花榮呸了一聲，說道，你到好了，還有我呢，我可上不去，我沒有趾腳了，潘金蓮說，你沒有趾腳，可有了拉手咧，我先上去，再把你拉上去，還不行麼，到了此時，穆花榮也顧不得髒污了，只得彎下腰，教潘金蓮趾着他的頭頂，弄了一頭糞，往上趴，才待趴上去，忽聽得西南角上，鳴了一聲，好似牛叫的一般，只見一個魔鬼瞪着兩眼，如兩盞明燈，伸出兩隻毛手，如同兩把蒲扇，一把掌把潘金蓮打入糞坑內去了，潘金蓮落入坑中，又把穆花榮砸了一下子，二人都沈入坑底下去了，不知二人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四回 黑大漢推車

且說華秀英見那兩個香婆，受魔鬼百般捉弄，萬般折磨，雖然口裏責備他們，說是不可憐他們，到底心裡有憐憫之意，雖然跟隨天神走了，撇了他們，到底心裏總是戀戀不捨，一路上長吁短氣，天神問他說，你嘆息什麼，難道你還可憐他們麼，華秀英道，我如何不可憐他們，我常爲他們念經，不是一天半天了，難道我念的經，是白白的麼。

天神說，你要如何，華秀英答道，按我的意思，是打救他們，叫他們跟着我們走，天神說，他們並未受洗，有原本二罪，不是天主的兒女，是魔鬼的奴才。打救他們有何益處，華秀英道，雖然現在他們不

是天主的兒女，盼望他們回頭改過，真心奉教，後來能得領洗，就能成天主的兒女，有此盼望，我常爲他們念經，故此我捨不得他們，求天神打救他們吧，天神說，既然如此，你回去打救他們吧，華秀英得了天神的允許，即轉身回去了，看見兩個魔鬼坐在黑屋子門前，就說道，我用天主的聖名，命你們領着兩個香婆，跟着我們走，魔鬼很不願意，又不敢不聽，就開放門，把兩個香婆，摔出來了，嗶啾一聲，好不嘆人，成了兩個糞蛋，兩個魔鬼裂着嘴，唔呀唔呀的，從屋裡出來，說道，臭死人臭死人，俺可不能領他，教人沒法前近。

聖女說無論如何，你們該領他們走，魔鬼怒道，你這個人不講理，他這個臭法，教俺怎麼捉弄呢，華秀英也怒道，當初是你兩個把他拴來的，教他們看地獄，如今才入地獄門，你們就不管了麼，地獄的光景



還多咧，您領他們走吧，兩個魔鬼，面面相覷，彼此說道，這待如何是好，待要送他，他這樣臭法，薰死人，沒法兒近前，若不送他，這個秀英又不依，那個魔鬼說道，有了，我們變吧，兩個魔鬼在地下，打了一個滾兒，忽然變成了兩個螻蛄，如牛犢子大，俗稱爲將軍，也稱黑大漢，就推着兩個香婆走開了，這將軍推車，並不用輦，他是用腳蹬，光能看前不能顧後，他不管道路平不平，曲不曲，他只管推着糞車子往前走，逢着坑子落下去，跌一下子，碰着石頭碰上去，磕一下子，軋軋轆轆，只顧往前走，把兩個香婆，磕的頭破血出，渾身皮都沒了，痛的他兩個叫哭連天，黑大漢不管那些，只顧上前推，不料想用力太猛，一下子碰到一棵樹上去了，磕了一下子，磕的可不輕，把兩個香婆額來蓋上，磕了兩個大疙疸，如同茶碗一般大，因那個車

子碰在樹上，又向後一蹉，把兩個黑大漢，也蹉在地下，臥起來說道，唔呀，怪不得走不動了，好磕好磕，此處有個大樹林，不知此處是何地方，也不知兩個香婆，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五回 二香婆又墜深坑

衆明公您看，人不恭敬天主，死後在地獄內，是受什麼苦，比方一個爲人子的，不孝敬自己的父母，把父母撇了，却去孝敬外人，那算好麼，一定不算好，那算忘本，那算無義不孝，算是有罪之人，天主本是人的大父母，人當恭敬他，孝順他，世上却有多的人，不敬天主，把天主撇了，却去恭敬古人，拿着古人當神，燒紙燒香，恭敬他，這不是棄恩忘本，忤逆不孝麼，在天主台前，是有大罪的，必要

受天主嚴罰，就如上邊說的，那兩個香婆，不恭敬天主，偏恭敬佛，佛本是一個古人，却拿他當神恭敬，這不是走了錯道麼，所以如今他們來到地獄，百般受苦，百般受魔鬼的折磨，這也是應該當的，是他自作自受，怨不得別人，在世界時，別人百般講勸，他只不聽，反反臉抵抗，咒罵別人，如今落在地獄坑裏，受苦不過，反來求別人可憐，誰肯可憐他呢，如今才知道自己錯了，但知道的晚了，後悔無及了，這且不提。

且說那兩個大漢，推着兩個香婆，到了一個大樹林，因為使力太猛，把車子撞在一棵樹上，磕了一下子好的，那車子又往後一撞，把兩個大漢，撞倒地下，搶了一嘴土，趴起來，說道，唔呀唔唔，好磕好磕，看那兩個香婆時，頭上磕了兩個大疙瘩，如茶碗呀大，當時死過

去了，不省人事，兩個大漢就坐下歇息，那邊天神同三位聖人，也在那裏坐的。

待了多時，兩個香婆又甦醒過來了，張口大哭，號天咷地，哭了多時，睜開淚眼，看見天神同三位聖人，坐在一邊，穆花榮說道，劉先生你可憐我吧，救我吧，劉文魁並不答應，穆花榮說，難道忘了夫妻之情麼，劉文魁也不睬他，穆花榮說，好狠心，劉文魁怒道，丫頭莫要胡說，咱在世上，雖是夫妻，如今你下地獄，是我的仇人，不是夫妻了，穆花榮道，這話怎講，劉文魁道，如今你下地獄，是天主的仇人，是天主罰你，我是天主的兒女，天主的仇人，就是我的仇人，並非夫妻，以後再勿提說此事，穆花榮聞聽此言，越法哭起來了。

潘金蓮向模範說道，胡先生你可憐我救我吧，胡模範並不睬他，他又

說，咱們是隣居，你看隣居之情，救我吧，模範說，你在世時，我要救你，你不願意，如今你下了地獄，咱們不是隣居了，我是天主的兒女，盼望升天堂，你是魔鬼的奴才，應該下地獄，相去甚遠了，我不能救你，潘金蓮聞聽此言，放聲大哭，又向秀英姑娘說，姑娘救俺吧，華秀英說，親愛莫如夫妻，相近莫如隣居，夫妻不能相救，隣居不能相助，我更不行了，我與您無瓜葛之親，相去更遠了，更不能救你們，休要妄想，兩個香婆見無人可憐，無人打救，難受的放聲大哭，倒在地下，滿地下打滾，磕破了自己的腮，打自己的臉，說道，可恨可恨，恨俺自己瞎了眼，不分真假，拿着佛老當了神，如今才知道是假的，他不能救我們，如今我們來在地獄，沒有可憐我們的，親友恩人不可憐我們，魔鬼也不可憐我們，反百般折磨我們，可恨可

恨。

兩個黑大漢，聽了此言，發怒道，您這兩個潑婦，俺使車子推着您，送您的脚，這不是可憐您麼，怎麼還報怨我們，說俺一些不是，好沒良心，罷罷罷，我再把您送回去吧，叫您再去坐黑屋子罷，推着兩個香婆往回裡就走，走了一箭之地，忽來一隻金標，打着魔鬼的腿，魔鬼張倒地下，趴起來往後一看，看見華秀英趕來了，魔鬼說，你做什麼，華秀英說，你往那裡去，魔鬼說，我送他們回去，你爲何打我呢，華秀英說，我教你送他跟俺走，沒教你送他往回裏去，你不聽命，打你不多，快回來吧，若不聽命，還有一標咧，魔鬼害了怕，說道，別打別打，俺回來就是了，遂又推着車子回來了。

天神領着三位聖人頭裏走，二魔鬼推着兩個香婆隨後跟，不多時候，

出了那火樹林，這火樹林，本是茹達斯上吊受刑之處，在首卷遊地獄記上，已經詳述此處不用再說，但說那二大漢推着兩個香婆，出了火樹林，跟隨衆人，向前奔走，此去是一條東南路，忽然起了西北風，颼的很臭，天神同三位聖人住下，讓車子頭裡走，那兩個大漢，因着順風，推的更快了，在前飛走，那風越颼越大，颼的昏天昏地，對面不見人，兩個大漢因爲看不見，把車子推到一個大深坑裏去了，跌了一下子好的，臥起來看時，兩個香婆已經跌死，兩個大漢商量說，我們也裝死吧，省的華秀英來，難爲我們，他兩個就倒在地下，裝開死了。

不多時候，天神帶領衆人，也來了，在那坑崖上往下一看，看見他們都在地下，都不動彈，華秀英叫二大漢說，你們起來，再推車子走

吧，二大漢不應，華秀英又高聲叫他們，仍然是不答應，華秀英說道，我不管您是死是活，先打您一金標吧，兩個大漢聽說，害了怕，忽的聲臥起來，說道，你別打，我們睡着了，華秀英說，你們快推車子，再走吧，此時兩個香婆也甦醒過來了。

兩個大漢說道，你看這坑有三丈多深，怎麼能上去呢，華秀英說，能下去就能上來，不必推辭，二大漢無奈，就推着二香婆，往上走，這個坑是陡幫陡底，坑崖又是溜滑的，到了半截裏，翻了車子，轆轤一下，又滾下去了，跌了一下子好的，無奈臥起來又推，到半腰兒裡，又滑了車子，又翻下去了，又跌了一下子，兩個大漢說道，俺說上不去，您不信，您看如何。

華秀英說，能下去就能上來，不必多說，若不聽命，就打您一標，二



大漢知道他的利害，就說道，不要打不要打，我們想法子就是了，兩個大漢商量道，這待什麼辦法，一個說，有了，我們兩個推一個，先推一個上去，再回來推一個，兩個就推完了，那個說，很好，兩個大漢就推穆花榮，先往上走，離坑堰不遠，失了腳，又跌下去了，跌在石頭上，跌的頸破血出，也把潘金蓮砸了一下子，砸的也無氣了，不知二人性命究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五十六回 硫磺湖七婦落水

人在世上燒香爆火，恭敬魔鬼，死後下了地獄，入於魔鬼手內，隨便魔鬼捉弄，隨便魔鬼難爲，到那時候，有多麼難受呢，就如同穆氏金氏兩個香婆，在世用心燒香，恭敬魔鬼，走了錯路，如今來在地

獄，受魔鬼百般的折磨，到此時，後悔一經晚了，閒言少敘。

且說二位大漢，推着穆氏往上走，離坑堰不遠，失了腳，跌將下去，自己跌在石頭上，也把金氏砸了一下子，二人都死過去，兩個大漢說，可沒法子了，不能上去了，華秀英說，無論如何，該當上來，若不上來，我又要打你們，二大漢說，不用打，我們再試試吧，就又推着金氏往上走，相離坑堰不遠，來了一陣大風，颳翻了車子，又跌下去，不用說，又跌的不輕，二大漢急的跳高兒，說道，這待如何是好，在那坑底下亂轉，無法可施，待了一會兒，那一個說，有了，我們不是有翅子麼，這個說，不錯不錯，我竟然忘了，於是二大漢駝着二香婆，把翅子一展，哼了一聲，飛起來，望半天空中去了，越飛越高，竟然看不見了。

天神領着三位聖人，又往前走，走了幾程，到了一個所在，一片汪洋大水，劉文魁脫腳就要下水，模範一把拉住他，說道，且莫要過，這是硫磺湖，湖中之水，並非眞水，實是地獄之火，我初來遊地獄時，捧水嗑，燒去一手，我兒修靈燒化鉄鞋一隻，這個火厲害之極，我是知道的，劉文魁聽說，害了怕，就不敢過了，於是衆人在湖邊上坐下歇息，忽從空中卧嗒，吊下兩個人來，衆人吃一大驚，急忙看去，不是別人却是兩個香婆，已跌的頭破血出，死過去了，二大漢也從空中吊下來，打了一個滾，起來說道，這是我們太饞了，又在空中遭了大風，故此他們吊將下來，請大衆勿怪，看二香婆時，仍是氣息全無。忽從西南上來了七乘花轎，落在湖邊，轎夫攣得渾身是汗，揭開轎簾，出來七位貴婦人，身穿花衣，粉白黛綠，滿臉脂粉，佩環叮佟，

湖內來了一隻大船，七位貴婦人上了船，舟子把槁一擺，開船去了，到了湖當中，忽然住船不走，舟子說道，客官先該給錢，才得渡過湖去，轎夫問，該給多少，舟子說，每人該給元寶十個，轎夫驚訝道，那有這樣貴的船，少要些吧，舟子說，少了不行，於是吵鬧起來，又打起架來，舟子忽的一聲，跳落水中，用手扳船，把船扳翻，船底朝天，衆人落水，不知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七回 硫磺湖七婦受刑

且說舟子扳船，般底朝天，衆人落水，沒入水中，船亦沉入水中，踪影不見，衆人皆驚，天神拿出一把扇子，向湖中一煽，把湖水分開，分列兩邊，當中閃出一條乾路，天神入了湖，衆人隨後跟，到

了湖底下一看，一個所在，甚是寬闊，有老魔鬼坐在椅子上，多的小魔鬼，分列兩邊，下邊跪着七個婦人，老魔鬼問他們的姓名，小魔鬼指着說道，這一個是妹嬉，那一個是妲己，這一個是褒姒，那一個是驪姬，這一個是息嬀，那一個是齊姜，那一個是棠姜，皆都是前朝的惡婦，毫不賢慧，迷惑君心，敗亂政事，以致亡國亡家，皆此輩所作也。

老魔鬼說道，既有這些大罪，應該受罰，先給我打，過來七個小魔鬼，一把掌，先把他們頭上的花打去，把耳環撕下，又一腳，把他們踢倒，踢的滿地下打滾，把頭也磕破了，把臉也搶破了，把牙也磕碎了，磕的滿臉是血，滿臉是土，滾的渾身是泥，如同泥猴一樣，不像人樣了，待了多時，臥起來，跪在地下，求老魔鬼寬免，老魔鬼說，

寬免不得，你們在世，不端不正，不是好人，多犯邪淫之罪，罪惡沉重，應當受罰，再給我打，過來七個小鬼，一個人打了一把掌，打得鼻子口裡出血，此時弄得撓頭散髮，滿臉是血，渾身是泥，真不像個人樣兒，大聲哭號，又爬在地下求饒。

老魔鬼說饒您不得，還該用刑，小魔鬼抬了一大筐鉄蒺藜來，撒在地下，叫他們跪在上邊，剮的是如何疼痛，若跪不端正，小魔鬼用鞭子打，打的渾身破爛，渾身流血，哀哭大叫，又要求饒，老魔鬼怒道，這裡不是慈善之地，這是受苦之所，這是地獄，到了這裏，就該受苦，想要逃脫，那是萬萬不能的，還該用刑呢。

小魔鬼聽說，不敢怠慢，呼哨了一聲，來了一些長蟲，蟠在他們身上，有蟠在腿上的，有蟠在身上的，有蟠在脖子上的，亂吃亂咬，咬

的他們張口大叫，疼的滿地打滾，那個光景，好不嘆人，那長蟲只是亂齧亂咬，不多時把皮肉都吃完了，光剩下七堆骨頭。

天神領着衆人，往外就走，老魔鬼喊道，還有那兩個女人，也該審問他們，小魔鬼不敢怠慢，拉將過來，跪在地下，老魔鬼問什麼名字，小魔鬼答道，這一個叫穆花榮，那一個叫潘金蓮，都不是好東西，老魔鬼說，既然如此，該當挨打，二人告說無罪，老魔鬼說，你們的罪多多的，天主是眞神，你們不恭敬他，這是不恭敬眞神，第一條大罪，你們燒香敬佛，佛本是一個古人，並不是眞神，你們恭敬假神，這是第二條大罪，你們上廟燒香，廟上什麼人也有，男女混雜，這是第三條大罪，俗話說，在家敬父母，強的遠燒香，你們趕山上廟，走些遠路，名爲燒香，回家來，却不孝敬公婆，打父罵娘，這是第四條

大罪，名爲燒香，却是出去遊玩看景，花費錢財，又耽誤工夫，好人不作這些事情，這是第五條大罪，有這五條大罪，還說無罪麼，快給我打，小魔鬼上去，打了一把掌，把穆氏打的偏偏了嘴，又一把掌，打的金氏歪歪了頭，二人躺在地下，放聲大哭，魔鬼又一腳，踢的他們老高，踢到他們半天空裡去了，忽來兩個螞蟥，把他們啣住，飛逃去了。

天神前頭走，衆人隨後跟，出了硫磺湖，兩個螞蟥，也駝着兩個香婆出來了，回頭一看，那湖水仍然合上，滔滔奔流，天神說，這是硫磺湖，凡在世犯邪淫罪的，死後卽來此處受苦，當初洪水滅世，火燒五城，都是爲罰邪淫之罪，如今這硫磺湖，比那洪水更利害，比那五城之火更凶，裡邊受罰的人，受苦更厲害，若不信，你們瞧瞧，隨拿出



一個千里鏡來，叫衆人一看，看見裡面，受罰的人，無數無數，不能計算，內中也有老的，也有少的，也有富的，也有窮的，士農工商，各等之人，無不全備，都在那裏受苦，如魚蝦之多，都沉入湖水之內。天神說，這湖中之水，並非真水，實是地獄之火，爲燒罪人的，用手一指，說道，你們看看，衆人一看，忽見那湖水顏色血紅，竟是一片大火，衆人無不吃驚，天神說，我們走吧，就又往裡走開了。

### 第五十八回 十字坡模範打店

且說天神領着衆人頭前走，兩個螭螭魔鬼，駝着兩個香婆隨後跟，兩個香婆彼此說道，可憐我們自入地獄以來，受了無數苦楚，如今才睜眼了，才知道我們錯了，才知道我們燒紙燒香，白費工夫了，

可恨那個死佛，一點靈沒有，不能保護我們，才知他不是真神，後悔錯敬了他，你看那恭敬天主的人，多麼樣好，同天神一齊，有天神保護他們，魔鬼不敢傷害他們，一點罪受不着，是多樣好呢，如今我們才醒悟過來了，若能回到世界，再不敬佛了，再不燒紙燒香了，一行說着，過了瘋狗坡，到了十字坡，此處有一座大店，名叫五毒店，兩個香婆，到了店前，被魔鬼拉入店內去了，三位聖人跟隨天神，也到了裡邊，一看正北有一座大廳，內有桌子板橙，上邊坐着一個老魔鬼，像貌兇惡，極其難看，一見兩個香婆來了，就說道，來了女客了，快快做飯吧，小魔鬼不敢怠慢，一個去做飯，一個往上端，端來四個大盤，放在桌上，一盤是蝎子，一盤是蚰蜒，一盤是長蟲，一盤是蛆合白蚱蛋，老魔鬼叫二位女客坐下，讓他們吃飯，兩個香婆，嚇的沒

法，不敢做聲，老魔鬼說，你們吃吧，你們走乏了，吃點兒飯，接接  
力再走，兩個香婆仍不做聲，亦不敢吃，老魔鬼發怒道，好不實誠，  
不吃不行，命小鬼扒開口，往裏填，兩個小鬼不敢怠慢，一個端起一  
盤蝎子，一個端起一盤蚰蜒，扒開他兩個的口，才待往裡填，只聽得  
大叫一聲，從外邊跳進一個人來，手拿鐵鞭，向兩個小鬼打去，兩個  
小鬼往後一閃，把桌子撞倒，把盤子碗打的粉碎，那些長蟲蝎子蚰蜒  
滿地下亂跑，把兩個香婆弄了一身蛆，一身白蚱蜢，頭上臉上都趴的  
滿滿，那人向兩個蟻螂黑大漢說道，還不推他們快走，兩個黑大漢就  
駝起兩個香婆，往外逃跑去了。

老魔鬼發怒道，你這人姓甚名誰，爲何擾亂我們的店，破壞我們的買  
賣，那人並不答應，急忙跳在外邊，老魔鬼也跟出來，喊叫說道，都

來看，都來看，這是個什麼人，攪亂我們的店，破壞咱們的買賣，喊的那些小鬼都來了，闖滿了一院子，老魔鬼說，快給我拿人，不料那個人，把鐵鞭一擺，魔鬼們又不敢靠前，只是呲牙裂嘴，張牙舞爪，不敢拿他，那人把鞭一掄，一個箭步，跳出店門去了。

老魔鬼怒道，你這個人算個好漢，你也該留下個姓名，那人把大拇指一伸說道，我叫胡大鬧，說罷，飛跑而去，老魔鬼打了一罕，驚訝道，他是胡大鬧，前二年胡大鬧曾來過一次，我是認得他的，怎麼這人我不認識呢，恐怕是冒名頂替吧，小魔鬼們說道，不管是真是假，咱們趕去吧，把他追回來，於是出了店門，趕將下去了，胡模範正奔走之間，聽得後邊喊叫，回頭一看，一群魔鬼趕下來了，何止千百，遂止住脚步不走，魔鬼們即到了近前，老魔鬼說道，你既是胡大鬧，

你該留下飯錢，前二年你來過一次，吃了飯，還沒拿錢，若不拿錢，留下你作當頭，小夥們快給我動手，小魔鬼們張牙舞爪，前來撲他，那人把鞭一掄，嚇的魔鬼們紛紛後退，不敢靠前，那老魔鬼終是有些膽氣，他張開血盆口，向着那人撲將上來，那人把鞭一掄，正打中老魔鬼的後腿，把腿打折了，倒在地下，疼的老魔鬼滿地下打滾，噉啣一聲，說道，好厲害好厲害，咱們快逃跑吧，一羣小鬼上來，把老魔鬼抬着，救回店中去了。

衆明公您看，這個胡大鬧，二年以前，曾來過一次，那時在魔鬼手裏，受了萬般折磨，如同狸貓捉弄老鼠一般，怎麼這第二次來遊地獄，魔鬼們就不敢難爲他了，反倒都怕他，都被他打敗了，連老魔鬼也被他打斷了腿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，是因爲初次來遊地獄時，胡大鬧

還是個罪人，不進堂不念經，不恭敬天主，不守規矩，常犯大罪，所以魔鬼不怕他，任意擺弄他，自那以後，他真心悔恨，悔恨前罪，定心改過，用心守規矩，熱心恭敬天主，已經成了一個熱心教友，好教友，彷彿是一個聖人一般，所以這一次來遊地獄魔鬼們都望他害怕，不敢難爲他，反被他打敗了。

這就是俗話說的，邪不侵正，你若是個正經好人，魔鬼自然怕你，你若是個罪人，常常犯罪，魔鬼就不怕你了，就要傷害你，因爲人犯罪，是入了魔鬼的手，如同老鼠被狸貓拿住，能不被他捉弄麼，請看那兩個香婆，豈不是個榜樣麼。

衆明公你們如今聽此道理，或是親自念這本書，你也該當想想，你後來是怎麼樣呢，人必有一死，死後有天堂地獄兩處，升了天堂，永遠

享福，下了地獄，永遠受苦，將來是在那一邊呢，你若是恭敬天主，領洗入教，將來你就升天，你若恭敬魔鬼，燒紙燒香，將來魔鬼拉你下地獄，永遠受苦，豈不可怕麼，你快回頭吧，快棄邪歸正吧，快恭敬天主吧，奉教恭敬天主，這就是升天堂的道路，你快走這條道路吧，你若聽我的話，你死後升了天堂，那時你才知道我的好心，你必感念我了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五十九回 滾水橋二丑取潔

且說胡模範打敗了魔鬼，轉回身來，急忙去趕衆人，走了數程，才趕得上，一看兩個香婆，弄的渾身是蛆，渾身是白蚱蜢，更是污穢，更是發臭了，劉文魁說，這兩個東西，在世上專務燒香，如今下

了地獄，却是非常的發臭，臭氣難聞，再不許叫他香婆，稱他們臭婆罷了，模範說，臭婆這話太難聽了，稱他們二丑可也，穆氏稱大丑，潘氏稱小丑，可也，衆人道是，今後即如此稱呼可也。

且說二丑隨着衆人，又往前走，過了長蟲洞，銅缸窪，千丈塔，又過七個方磚塔，又過文武二戲園，所見的光景，甚是可怕，在胡大鬧初次遊地獄記上已經說過，此處不必重叙，單說天神領着衆人，到了滾水橋，此處兩山夾峪，當中一道石橋，橋下河水澄清，潺潺有聲，兩邊峰巒林壑，蔚然深秀，誠勝境也，天神等就在石橋上住下，二丑也趕上來了。

此處有四個水泉，一名滾泉，其水滾沸，人若沾之，即能煬死，二名冷泉，其水冷甚，人若沾之，即能凍死，三名黑泉，其水發黑，人若



沾之，皮肉脫落，五臟皆見，四名溫水，其水溫暖，可救人命，此時二丑渾身是糞，滿身是蛆，臭氣難聞，衆人都不能靠前，都躲得遠遠，都塞堵鼻子，都不待見，模範說，可使二丑下泉去洗一洗，去此污穢，他本是好意，却不知這泉水的厲害，兩個蜚螂就推着二丑下滾水泉去了，才一下水，二丑大叫救命，急忙救時，已燙了一身燎泡，疼不可言，二大漢說道，這水太熱，再用涼水洗一洗，又把二丑推入冷泉內去了，才一落水，二丑又大叫救命，凍死俺也，二大漢說道，您兩個真難玩，熱又不行，涼又不行，可待怎麼樣呢，就又把二丑撇入黑泉內，登時二丑鼻子口內出血，絕氣而亡，急忙救出時，已是死死無氣了。

待了多時，仍不還陽，一個大漢說道，他們真是死了，我不管了，我

待走哩，那個說，使不得，若是真死了，我們擔架不起，華秀英有言在先，許他二人在，不許他二人壞，若是真死了，我們該吃苦了，他那隻金錢標，是厲害的，你還不知道麼，一個說道，我們再等一等，看是怎麼樣，待了多時，仍是不見還陽，兩個大漢着了急了，一個說道，罷罷罷，我們自去投首吧，就推着二丑回到橋上，一見華秀英，就跪下說道，你看這二丑死了，可不是俺殺他，是那泉水把他淹死了。

華秀英大怒，拿出金標要打魔鬼，魔鬼說道，且住，不是我們要去洗他，是胡敗範教我們去的，秀英這才住手，遂跪在天神台前，求天神復活二丑，天神不聽，模範也跪下求，天神說道，他們是恭敬邪神的人，並非天主的人，又沒受洗，何必可憐他們，劉文魁說，死了死了

吧，死了倒乾淨，秀英怒道，你這是說什麼，我們爲你的人祈求，你反下井投石麼，劉文魁只得跪下，幫着祈求，天神就拿出扇子來，向二丑一扇，二丑睜忽開眼，長吁一口氣，又活了。

天神說道，你們還燒香麼，二丑哭道，再不敢燒香，再不敢敬佛了，若是天主再許我們回世界，我們是要恭敬天主，恭敬真神的，天神說，你們說話，恐非真心，二丑哭道，如今我們見了地獄，受了無數折磨，受了無數苦楚，如今明明知道天主是真神，是要恭敬他的，如何不誠心呢，天神說，既是如此，你們再下溫泉洗一洗，二丑聽了，心害大怕，秀英說，放心吧，天神命的總不錯，你們去吧，二丑就下溫泉去，才一下水，立刻好了，身上的傷痕，臭氣髒污全沒了，如同好人一樣，心中大喜，急回來感謝天神大恩，天神說道，這是看他們

三人的祈求，給你們治好了，你們不可忘恩，不可失信，向後是要恭敬天主的，二丑答道，放心吧，我們是要真心恭敬天主的，決不食言，天神說，雖然如此，但你們作孽太多，犯罪太重，仍然還得受苦，補贖你們以往的罪過，兩個黑大漢說道，老鼠拖木樑，大頭子還在後邊，你們暫時雖然好了瘡疤，只怕將來受苦更重呢，遂打了一個滾兒，忽然現了原形，仍是兩個魔鬼，就給二丑帶上鐵鏈子，說道，咱們走吧，不知二丑被魔鬼拖往何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回 滾水橋天神講道

且說魔鬼給二丑帶上鐵鏈子，牽着要走，天神說，且住，我有話告訴他們，二丑就跪在地下，敬聽天神之言，天神說，天地之間只有

一個眞神，就是天主，天主是造天地萬物的眞主宰，世人的大父母，人當恭敬他，人所吃的用的，都是天主賞的，人當恭敬他，報他的恩，天主是賞善罰惡的眞主宰，人該當愛他，也該當怕他，你若行善，天主就賞你，你若作惡，天主就罰你，天主用天堂賞善人，用地獄罰惡人，這是一定之理，是不能錯的，你們兩個怎麼樣，信此道理麼，二丑答道，我們現今來到地獄，親身受了許多苦楚，俺如何不信呢，俺是堅心全信的，尊神呀，你的話句句是實，我們全信無疑，天神又說，「信天主」這三個字，是一件大寶貝，是一個大恩典，別的寶貝不能同他相比，別的恩典都不及他，你若得此寶貝，你是有福之人，你若不得此寶貝，你終究是無福之人，還得受苦呢，你若不恭敬天主，雖有良田千頃，財柱北斗，都不中用的，免不得死後下地獄受

苦，若不恭敬天主，雖有金山銀山，也無足重，也免不得死後受苦，若不恭敬天主，雖當朝一品做大官，也是不中用的，免不得死後下地獄，因為世上的富貴功名，金銀財帛，雖是天主的恩典，但是這些事物，都是暫時的，不久即都消滅的，你死時都得撇下，留給別人，一點不能帶去，至於「信天主」這件寶貝，是永遠不朽的，用此寶貝，能買天堂的永福，使你成一個永遠有福之人，這才是真寶貝咧，別的寶貝不能同他相比，有此寶貝，才算是真富貴，真有福之人呢，所以一個熱心恭敬天主的人，雖然很窮苦討飯吃，在人眼前是很卑賤的，都看不起他，到底他在天主台前，是很尊貴的，是很富貴的，將來天堂上有他的份子，將來升天堂，永遠享福，這才是真富貴咧，這才是真寶貝咧，至於那些世俗人，不恭敬天主，雖然大富大貴，吃魚肉穿

紬緞，家中有金山銀山，在外做大官，享大榮，都是不中用的，在天主眼前，是很卑賤的，天主看不起他們，天堂上沒有份子，將來死後，不免下地獄受苦，所以人在世上，第一件真寶貝活寶貝，即是信天主，恭敬天主，你若得了這個寶貝，是永遠的富貴，永遠享福，你若不得此寶貝，即是永遠地獄，永遠受苦，可不害怕麼，可不小心麼，你們懂得了沒有，二丑答應道，我們懂得了，我們要恭敬天主了。

天神又說，你們燒紙燒香，無非是想着求福免禍，但是你們走錯了路，認錯了門，因為禍福二字，全在天主手裏，全由天主掌管，天主能加福於人，也能加禍於人，因為他是賞善罰惡的真主宰，除此以外，世俗敬的那些神，都是邪神，都是假神，都不能加福於人，也不能加禍於人，因為那都是死去的古人，自己不能保自己，焉能保佑別

人呢，你們好好記住，獨有天主一個，是賞善罰惡的真主宰，天主以外，沒有別的眞神，這樣看來，該當恭敬天主，怕天主，這樣才能得福，才能免禍呢，你們明白了沒有，二丑答道，我們明白了，自今以後，再不燒紙燒香了，單要恭敬天主，入天主教，不但俺二人入教，倘若能回世界，還勸別人入教，一齊恭敬天主咧，魔鬼說，莫想那些好事，入了地獄，還能出去麼，快走吧，拖着二丑就走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評批

孫鳳崗曰，天神之言，乃至言乃良言也「信天主」爲一大寶，得之者即得無窮富貴，能升天堂，享無窮之福也，其寶貴者何可言喻，可惜世人不認此寶，聞恭敬天主之言，漠不關心，甚或有抵抗者，此所謂遇



見寶貝使脚蹠也，豈不可惜，我可愛的同胞，我實語爾，「信天主」即得永福，不信天主即得永禍，此乃一定之事，決無可疑者也，余幸蒙天主特恩，信天主恭敬天主，何幸如之，但不敢獨享此寶，願與世人共之，所謂獨樂樂不若與人也，余願作爲木鐸晨鐘，大聲疾呼，喚醒同胞，使之醒起來，登天道也，吾同胞乎，吾再語爾，天主是獨一無二的眞神，賞善罰惡的大主宰，你當恭敬他，死後能免地獄，得升天堂，到那時，你才知道我的好心，你必感念我了。

